联合国 S/PV.8452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四五二次会议

2019年1月26日星期六上午9时举行

纽约

主席:	Vargas Maldonado先生/辛格·魏辛格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比利时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
	中国......................................	马朝旭先生
	科特迪瓦	伊波先生
	赤道几内亚	恩东·姆巴先生
	法国......................................	盖冈夫人
	德国	霍伊斯根先生
	印度尼西亚	贾尼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秘鲁	梅萨-夸德拉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南非......................................	马特基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邓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蓬佩奥先生/艾布拉姆斯先生

议程项目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局势

19-02147 (C)







上午9时15分开会。

通过议程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不能支持我们的美国同事讨论委内瑞拉局势的企图。总体而言，将以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列入我们的议程是对安全理事会成员，更重要的是常任理事国特权的严重滥用。

该拉丁美洲国家的内部局势不是安理会议程上的一个项目。我们没有看到委内瑞拉当前局势产生外部威胁。委内瑞拉没有对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如果说有什么对和平构成威胁的话，那就是美国及其盟友旨在把合法当选的委内瑞拉总统赶下台的无耻侵略行径。

本质上，我们看到的是华盛顿特区违反所有国际法准则，在该国策划政变的粗鲁企图。这一局势——我们无疑将听到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关于这一局势的意见，并且安理会应该将其视为对委内瑞拉的威胁——促使我们要求对面前的议程进行程序性表决。我们不同意讨论题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局势”的项目，尤其是因为安全理事会议程上没有这样的项目。我们认为，鉴于这种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讨论议程项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将更为恰当。我们呼吁所有与我们持同样看法的人支持我们。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要求发言。

蓬佩奥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的工作重点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多年来，前马杜罗政权一直在压迫本国人民，迫使数百万委内瑞拉人逃离祖国，仅仅是为了获取基本的食物和水。这已超出该区域各国适当满足紧急人道主义需求的能力。前总统马杜罗一手造成这场悲剧，致使委内瑞拉人在没有粮食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情况下受苦受难。

1月10日，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承认非法的马杜罗政权，并呼吁进一步关注委内瑞拉人民的苦难。上周，我们都收到了美洲组织秘书长路易斯·阿尔马格罗·莱姆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四条发来的一封信，信中具体地描述了这场危机对该区域的稳定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一悲剧，尽管区域机构呼吁联合国对该悲剧给予更多关注，但是，联合国尚未就此问题举行正式会议。

现在，委内瑞拉有了新的领导人——胡安·瓜伊多。他承诺委内瑞拉将重新举行选举，承诺恢复该国的宪法秩序以及该区域的安全。我们绝不能拖延这场受到世界关注的重要对话。为了委内瑞拉及其所在区域，我们必须支持委内瑞拉人民，而且现在就必须这样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鉴于安全理事会成员提出的要求和看法，我打算将临时议程付诸表决。

安理会准备就今天会议的临时议程进行表决。我现在将临时议程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比利时、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德国、科威特、秘鲁、波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

中国、赤道几内亚、俄罗斯联邦、南非

弃权：

科特迪瓦、印度尼西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临时议程以9票赞成、4票反对、2票弃权获得通过。

临时议程获得通过。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局势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巴多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克、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等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迪卡洛女士发言。

迪卡洛女士（以英语发言）：委内瑞拉局势令人严重关切。该国旷日持久的危机导致政治分化严重，人道主义需求日增，人权状况令人深感关切，给民众造成了严重影响。该国经济形势已变得岌岌可危。为使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坐到谈判桌旁，有关方面多次做出努力，但未能促成具体协议。秘书长一贯指出，必须开启一个将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置于核心位置的包容各方的可信的政治进程。

该国局势包括经济层面，也包括政治层面。民众受到的影响是系统性的。3000万委内瑞拉人几乎都受到以下问题的影响：通货膨胀率过高，实际工资严重缩水；粮食、药品和基本供应品短缺；保健和教育服务恶化；水电供应、交通和城市服务等方面基础设施日益老化。农业和制药等部门生产能力急剧下降，加剧了供应不足的状况。

2018年，石油价格延续了近年来记录到的跌势。同时，与2017年相比，石油产量每天减少约50万桶，收入随之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去年通货膨胀率达百分之一百三十七万，预计2019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18%。根据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字，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该国有370万人营养不良。婴儿死亡率近年来增加了一倍。根据联合国的估计，目前有300多万委内瑞拉人居住在国外，包括2015年后离开该国的大约230万人，其中大部分去了其它南美国家。

在2015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反对派赢得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席位。随后，最高法院裁定，全国代表大会藐视法庭，其所有行动均无效。2017年，通过选举成立了全国制宪大会，但反对派未参加此次选举。全国制宪大会接管了立法部门的主要职能，并开展了宪法改革进程，但这一进程仍未完成，也未得到反对党的承认。

早在2016年5月，在南美洲国家联盟的主持下，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和西班牙的三位前总统发起了一项倡议，试图促成政治对话。尽管取得了一些初步进展，但未能通过这项倡议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该倡议于2017年初中止。到2017年年中，有关方面努力恢复对话，并在国际社会的陪伴下，于2017年9月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开始正式会谈。此次会谈于2018年2月结束，未能达成协议。主要分歧之一是选举日程以及如何确保举行自由、透明和可信的选举。随后，政府于2018年5月举行了总统选举。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总统被宣布击败了其他两名候选人而获胜。反对派多数未参加选举或不承认选举结果。

1月10日，尼古拉斯·马杜罗宣誓就任总统，开始第二个六年任期。1月23日，反对派大规模抗议达到高潮，反对派领导的国民议会议长胡安·瓜伊多宣布，他不承认马杜罗总统或其政府。瓜伊多先生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承诺组建过渡政府并呼吁举行选举。

虽然抗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平的，但也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秘书长对有关示威者中有人伤亡的报道表示强烈关切，并呼吁对这些事件进行透明和独立的调查。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称，一些可信的地方消息来源报告

说，至少有20人在骚乱中丧生。据报道，在暴力事件中，还有更多人受伤和被拘留。

高级专员昨天指出，对于任何导致死亡或受伤的暴力事件，都应进行独立和不偏不倚的调查，以查明当局是否过度使用武力或武装团体——亲政府或其他武装团体——的成员是否犯下了罪行。她说，她极为担心委内瑞拉局势可能迅速失控，造成灾难性后果。高级专员还强调，至关重要的是，应捍卫和平集会的权利，避免过度、不成比例和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武力。

1月24日，秘书长发表声明，强调当务之急是所有相关行为体致力于进行包容和可信的政治对话，力求在充分遵守法治和尊重人权的情况下处理该国旷日持久的危机。他表示愿意进行斡旋，以帮助化解这场危机。主要关切的是委内瑞拉人民的福祉及其享有充分权利的能力。

联合国一直在提供援助，特别是在保健和营养方面。秘书长请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建立一个机制，以支助离开祖国的委内瑞拉人。移民组织和难民高专任命危地马拉前副总统埃德瓦尔多·斯泰因先生为其联合代表，以便与该区域各国政府合作，确保为这些人提供支助。

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关键时刻，重要的是，所有行为体都应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以避免暴力和对抗升级。各方对委内瑞拉应拥有什么样的未来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都必须以谋求委内瑞拉人民的福祉为指南，共同努力，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必须竭尽所能，防止紧张状况恶化。我们必须努力帮助促成政治解决，以使该国民众能够享有和平、繁荣和所有人权。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迪卡洛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我请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发言。

蓬佩奥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特朗普总统和美国人民，感谢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多米尼加共和国外交部长米格尔·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召开本次会议。我的前同事黑利大使游说了一年，奉劝安理会处理委内瑞拉问题，但人们对她的请求置若罔闻。本次会议早该举行，安理会成员都知道为什么说本次会议早该举行。

就拿卡洛斯·阿基诺来说吧，这位37岁的建筑工人对着他夭折的幼儿小小的棺材哭泣，他的幼儿死于饥饿。在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统治下的委内瑞拉，这种悲惨景象现在已经司空见惯，因为在那里，由于社会主义试验造成经济崩溃，数百万儿童正在遭受营养不良和饥饿之苦。这一人间惨状不是秘密。我们的新闻机构清楚地记录了这样的故事。我们每天都能读到像卡洛斯这样的男子的故事。像他这样的人就是美国要求召开本次会议的原因。

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马杜罗造成一度生活富足的委内瑞拉普通民众沦落到翻动垃圾箱寻找食物的地步。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数十名委内瑞拉妇女，其中有些还是十几岁的少年，逃离马杜罗的疯狂，前往其他国家，并绝望地靠卖淫求生。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学校心理学家玛丽亚•维尔玛泪流满面地说：“我们有一个专事破坏而非建设的政府”。另一名男子，一位从未受过六年级以上教育的名叫弗拉基米尔·塞克拉的农民，希望他的继女加布里埃拉能够实现成为一名律师的梦想。她现在说，他们的整个未来都被夺走了。对于她以及所有委内瑞拉人来说，这一未来并不是自行神奇消失的。马杜罗政权失败的政策、压迫和腐败夺走了这一未来。

美国正在帮助恢复委内瑞拉更光明的未来。我们在此敦促所有国家支持委内瑞拉人民的民主愿望，此时他们正在努力摆脱前总统马杜罗非法黑手党国家的统治。这一人道主义局势要求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它要求我们今天就采取行动。今天，委内瑞拉民众10人当中就有9人生活贫困。有数百万人

无从获得饮水和粮食。有四分之三的医院被遗弃。有300万委内瑞拉人被迫逃离家园，从而使该区域遭遇难民潮，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马杜罗的监狱充满遭到不公正囚禁的政治犯，而墓地则埋葬着遭到该政权杀害的异见者和抗议者。

我只想向安理会谈论其中一人——加拉加斯市议会一位叫费尔南多·阿尔班·萨拉扎尔的议员。仅四个月前，他来到这个城市这里，与世界各地的代表一道举行会议——每年，在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世界各地的代表都在此集会。他来这里是为谈论马杜罗政权的失败以及他对自己国家能有更民主和更繁荣未来的希望。之后，他回到了他所爱的国家。马杜罗的秘密警察等他搭乘的飞机一降落，立刻在机场逮捕了他。三天后，他在他们的羁押下死亡。关于这一死亡事件的蹩脚解释绝对没有令任何人信服。

现在是支持委内瑞拉人民、承认临时总统瓜伊多领导的新民主政府和结束这场噩梦的时候。不存在任何借口。美国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迄今已有许多其他国家也选择这样做。他们也承认临时总统瓜伊多领导的合法政府。美国自豪地同他站在一起，我们一起支持委内瑞拉。他知道，委内瑞拉人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现在是所有其他国家选边站的时候。不容再拖延，不容再耍花招。各国要么同自由的力量站在一起，要么同马杜罗及其乌合之众沆瀣一气。有些国家公开站在前总统马杜罗的一边。中国、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就是其中的四个。就在今天上午，我们力图找到一个办法，想通过一项安理会主席声明，使安理会以一个声音说话，支持委内瑞拉人民和民主理想。但是，我们的俄罗斯同事和中国同事拒绝让此事往前推进。在马杜罗处境不妙时，那些在自己国家实行没有民主的统治的人扶植他，这不足为奇。这些国家也不是如他们玩世不恭地宣称的那样在支持国际规范。中国和俄罗斯在扶植一个失败的政权，希望收回多年来在考虑不周的情况下进行的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和援助。这笔钱绝非意在帮助委内瑞拉人民。它源源不断地进入了马杜罗政权及其亲信和恩主的口袋。

但是，为维持委内瑞拉人民的噩梦般状况做得最多的莫过于哈瓦那政权。多年来，受马杜罗本人及其周围的人邀请进入委内瑞拉的古巴残酷的安全和情报人员，一直维持着这一非法统治。他们用古巴自己最恶劣的做法训练马杜罗的安全和情报心腹人员。古巴内政部甚至为前总统马杜罗提供人身安全保护。本机构成员经常在这里利用他们的麦克风谴责外国对内政的干涉。让我们把话说得一清二楚。今天干涉委内瑞拉事务的外国势力是古巴。古巴直接导致情况恶化。美国及其伙伴是委内瑞拉人民真正的朋友。

周三，委内瑞拉人民选择在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1958年被迫下台的纪念日夺回他们的国家。我们呼吁委内瑞拉人现在共同努力，以和平方式恢复宪法政府，使该国回到安全、民主和繁荣的道路上。当我们读到委内瑞拉和平抗议者被杀或受伤的报道时，我们也重申，我们坚持认为委内瑞拉安全部门应该表现出克制。

我要彻底明确一点。特朗普总统和我充分期待我国外交官继续得到《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保护。委内瑞拉决不能考验美国保护本国人民的决心。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支持委内瑞拉人民和胡安·瓜伊多领导的过渡政府。1月23日，瓜伊多根据委内瑞拉本国宪法宣布自己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他在全国代表大会和委内瑞拉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发表了这一声明。我们各国必须捍卫法治，并支持委内瑞拉人民确认为合法临时总统的领导人。我们希望尽快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

1961年，肯尼迪总统在加拉加斯发表了讲话。他宣布，“我们将结成伙伴关系，共同为我们的人民建设更美好的生活”。从那一天起，美国的抱负就始终如初。我们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努力为自己建设更美好的生活。我们不能忽视

这个自豪的国家正在经历的苦难或暴政，其他关心自由与繁荣的国家也不应忽视。今天，我们呼吁所有安全理事会成员支持委内瑞拉的民主过渡以及临时总统瓜伊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邓肯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很可能只有在少数历史时刻，才不得不以百分之几百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但就委内瑞拉而言，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可怕数据的背后，是经济彻底崩溃的景象，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苦难和境况恶化的全面图景。只有腐败的委内瑞拉精英才能逃脱这种苦难。人们在挨饿，儿童营养不良，破产商店空荡荡的货架上没有必需品，数百万人逃离这种困顿的生活，逃往邻国避难。在邻国，他们因为人们慷慨解囊而得到了拯救。

这片不可原谅、完全可以避免的贫乏之地是一个人和他的亲信一手造成的。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大肆宣扬的社会主义摧毁了一整个国家，尽管他自鸣得意地摆出道德姿态，但他留下的长期残余影响将使穷人更加贫困甚至一贫如洗。促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是我们对委内瑞拉和该国人民所处困境的关切，而不是任何可以用“殖民主义”来描述的情绪。的确，任何一个有自尊的政府怎么可能有理由支持国家破坏者马杜罗先生的邪恶政权？

但是，除了出于对委内瑞拉人民的关切而坚持我们的意见之外，联合国和我们安全理事会在这里也是为了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罪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都必须维护法治，我们坚信所有国家的事务都应该遵循法治。委内瑞拉的法治已经崩溃。更糟糕的是，尼可拉斯·马杜罗独裁政府对权力的滥用一直在不断侵蚀、破坏和磨灭法治。

在那个人造成经济破坏的同时，自由、正义和解放也随之消失。我们看到委内瑞拉人民的民主被盗。马杜罗试图使全国代表大会失去合法性，他人为创建了非法的制宪大会，并通过在投票箱里填塞选票以及贿赂影响民主决策，无情地终结了自由和公正选举。政治反对派受到压制和恐吓，其领导人逃跑或被监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蓬佩奥国务卿刚才提到的反对派活动家费尔南多·艾尔本·萨拉萨尔遭到拘留，并且随后被发现死在国家情报局设施的窗下。世界现在可以看到，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总统身份不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尼古拉斯·马杜罗担任总统是不合法的。

我们联合王国毫无保留地赞扬和支持胡安·瓜伊多以非凡勇气反对马杜罗的欺诈、腐败和不民主地位。我们赞扬胡安·瓜伊多维护全国代表大会合法权威的决定。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将这一关键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对委内瑞拉人民和政治反对派采取的勇敢步骤作出有力回应，这是正确的做法。安理会成员必须认识到，他们有责任确保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帮助委内瑞拉取得积极改变。现在我们必须集中努力，寻找一条摆脱摧毁该国危机的道路。

请允许我表明我国立场。联合王国与欧洲联盟站在一起，要求尽早举行紧急、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并呼吁建立合法政府。我们支持美洲国家组织和利马集团，该集团的成员于去年9月份因危害人类罪将委内瑞拉政府提交给了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他们列举了8000多起法外处决、12000起任意逮捕和13000起拘留政治犯事件，使之成为第一起将整个国家提交国际刑院的案件，创造了历史。

我们与美国并肩站在一起，共同表示，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主席胡安·瓜伊多最有资格领导委内瑞拉恢复民主、经济和自由。因此，我们认为，胡安·瓜伊多是领导委内瑞拉前进的合适人选，如果八天内不宣布进行新的选举，我们将承认他为临时宪法总统。

今天，我们大家应该团结一致，反对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暴政，并支持委内瑞拉的合法民主力量。委内瑞拉能够而且必须从目前绝望的深渊中恢复过来。为此，它必须结束暴政和腐败，并紧急恢复自由、民主和法治。安全理事会必须表明其观

点，我们必须紧急帮助被马杜罗破坏的委内瑞拉铺平通往更光明未来的道路。

梅萨-夸德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赞赏召开本次会议并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提供的重要信息。我们特别欢迎各位高级官员今天上午出席我们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四条讨论委内瑞拉局势，该条授权它处理任何可能危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这也符合我们对安理会必须开展的预防性外交努力的承诺。

秘鲁震惊地注意到，委内瑞拉宪法秩序的破裂已经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威胁到区域和平与安全。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的非法政权对本国人民实行镇压政策，助长了暴力再次升级的前景，安理会必须承担自身的重大责任，防止和应对暴力升级的后果。

马杜罗政权的反民主、压迫和独裁行为及政策导致了大约330万人的大规模历史性出逃，这反映了委内瑞拉人民所处的现实，而一些国家试图将其定性为内政问题。据保守预测，鉴于该国暴力升级、人道主义危机持续不断，这一数字短期内将增加200万。我们注意到，这种现象的发展速度和复杂性正在制造危机和区域紧张局势，一些国家必须立即加以应对，以满足那些散居国外者的最基本需求。迄今为止，光是秘鲁就接收了大约70万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我们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支持。

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危机和政治压迫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美洲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认定，有证据表明，存在系统性、策略性地使用谋杀、监禁、酷刑、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的行为，以恐吓委内瑞拉人民，打压对该国政权的反抗力量。面对这些严重的罪行，去年9月，秘鲁与阿根廷、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和巴拉圭一道，根据《罗马规约》第14条，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开始调查马杜罗政权自2014年2月12日以来在委内瑞拉犯下的危害人类罪。

自尼古拉斯·马杜罗非法就职以来，政治和安全危机继续恶化，这一选举进程在参与、司法、透明度和国际观察方面不符合最低国际标准，不能认为它是民主、自由、公正和可信的。因此，由该区域各国组成、目标是寻求和平解决委内瑞拉局势的利马集团不承认2018年5月20日选举进程的合法性。

该政权的非法性也是民主和基本自由不断瓦解的结果，与此同时，现已证明该政权系统性地缺乏担当，不与反对派对话以促进和平解决。我们必须谴责的是，尼古拉斯·马杜罗独裁政权在这场危机中应对委内瑞拉人民示威的手段是过度使用暴力、政治迫害和镇压行为。因此，我们再次呼吁立即停止暴力，释放委内瑞拉的所有政治犯。

在这方面，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指出，本周举行了180次民众示威，导致了人员死亡，安全部队和亲政府武装团体也实施了大规模逮捕。我们要求开展独立调查，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在这方面，我们强调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1月10日通过的决议，它决定不承认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新政权，并敦促其成员国采取有助于迅速恢复民主秩序的措施。这一区域立场与利马集团1月4日发表的声明一致，声明敦促尼古拉斯·马杜罗暂时将行政权力移交给全国代表大会，直到委内瑞拉能够举行新的选举。

秘鲁以及拉丁美洲和其他区域的其他国家严格遵守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承认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胡安·瓜伊多为该国临时总统。同样，我们申明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唯一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的宪法权威性，并大力支持它采取的行动，包括授权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秘鲁认为，民主过渡进程必须在瓜伊多总统的领导下立即启动。这是委内瑞拉克服这场严重危机的唯一办法。这需要举行可信而透明的新的民主选举，选举应得到法治的保护，尊重所有委内瑞拉人

的宪法保障和基本权利，允许他们在遵守和符合国际标准的情况下不受限制地参与。

最后，我重申我们对委内瑞拉兄弟人民的承诺和声援，并重申我们愿意为该国恢复民主作出贡献。

马特基拉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要感谢你召开今天这次关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局势的会议。我们还要欢迎今天前来安理会的各位部长以及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的通报。

在任何国家，就像围坐在这张大桌边的所有国家一样，由政党来选择选举条款。委内瑞拉也不例外，它在2018年5月20日根据该国的总统选举法举行了总统选举。这些选举也是根据所有政党在选举前不久签署的选举保障协议进行的。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选举得到了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的进一步监督。正是在此基础上，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先生祝贺马杜罗总统连任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

我们非常珍视的南非宪政民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尊重法治。因此，我们深感关切的是，有人显然企图在委内瑞拉规避该国用于规范选举的宪法法律机制。任何不满或争端都应通过委内瑞拉宪法及其选举法规定的适当机制和程序加以和平解决，不受外部影响。

这是世界各地、每个国家的标准做法，也是支持法治的所有民主国家的最佳做法。

南非赞同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1月24日在达沃斯所发表的讲话，他敦促缓和紧张局势，以防止进一步的暴力。我们还支持秘书长的呼吁，即

> “所有相关行为体亟须致力于开展包容各方和可信的政治对话，在充分尊重法治和人权的情况下解决该国旷日持久的危机”。

因此，南非呼吁各方参加全国对话进程，以确保团结与和解，并推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局势的政治解决。我们谨重申，任何一方的任何进一步行动或不满都应通过该国的适当法律程序加以解决。

我们还对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局势和由此产生的人口移徙感到关切。我们呼吁整个国际社会以及有关的联合国机关和机构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其邻国合作，以援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要强调指出，南非坚决反对任何企图以不正当或违宪方式变更委内瑞拉政府的做法。安全理事会决不应成为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让违宪变更政府的做法合法化的工具。相反，安理会应促进各种途径，为包容性对话与合作创造有利的环境，以缓解委内瑞拉人民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恩东·姆巴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主管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刚才就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目前局势所作的概述。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一直密切关注委内瑞拉的事态发展，特别是过去一周媒体报道的趋势，我们对这些趋势感到关切，因为它们可能达到会给民众造成更多苦难的程度。我国代表团强调有关各方亟须避免采取暴力和挑衅行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政府、反对派政党、民间社会和委内瑞拉人民鼓起勇气、智慧和理智，在充分尊重人权和公民自由的情况下，解决局势，并寻求有利于和平与安全的可靠解决办法。这样的解决办法除了和平和民主外，还应以《委内瑞拉宪法》的框架为基础。

赤道几内亚认为，委内瑞拉局势是一个内部问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不构成威胁。因此，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要十分谨慎，并考虑到中东和非洲最近的经验，以避免该国局势蔓延。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这一局势中的主要作用应侧重于支持该国努力促进坦率和包容的委内瑞拉内部对话，

使各方能够针对可能破坏委内瑞拉命运的分歧进行谈判。

换言之，邻国、该区域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决不能对委内瑞拉目前局势火上浇油，使之成为一场大规模的火灾，而应充当消防员来扑灭这场大火，促进包容各方、和平的委内瑞拉内部对话，以此寻求解决目前局势，因为外部干涉或暴力和极端立场都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局势恶化。我们必须让委内瑞拉人有参与对话和寻求解决办法的空间。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关于内部对话的呼吁基于以下现实。

在中东和非洲，特别是利比亚最近事态发展的背景下，我们今天正经历外国干预所造成局势的外溢，这是因为一项呼吁以及2011年对一项基于保护权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执行居心叵测。让我们汇编数据，并确定目前苦难的数字，以及在利比亚，乃至整个西非和中部非洲次区域已经并继续在丧生的人数，造成这些情况的是恐怖主义活动、有组织犯罪、以及由于这一外部干涉而产生的许多武装团体，它们只关注政权更迭，而不顾及此后该国会发生什么。

尊重法治自然被视为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一个信条。在委内瑞拉，所有司法机构都承认并坚决支持现任政府，这就是国际社会在法治方面也必须支持这一立场的原因。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一些人针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所考虑的这种政府更迭，将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可能在周期性选举之后对许多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承认，尊重并支持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宪法秩序，并期待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同时正如我们早些时候所指出，不要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局势脆弱性的暴力行动。

因此，基于辅助原则，我们要求该区域各组织和利益攸关方的行动要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在这方面，我们呼吁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利用其专门知识和外交经验，在这场危机中作为协调人和调解人进行斡旋。

盖冈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副秘书长关于委内瑞拉人民悲惨境况的通报。

的确，委内瑞拉陷入空前危机已有近三年，经济被掏空，民众得不到基本必需品，反对人士及和平抗议者遭到残暴镇压，还有300多万委内瑞拉人、其中既有移民也有难民逃亡，急切想逃离坦率说是混乱的局势。该问题超出委内瑞拉本国的边界，是区域安全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因此，安全理事会发挥预防冲突的作用来处理该问题，完全合情合理。在此背景下，我谨强调在推动解决危机方面的两个优先事项。

第一个优先事项正是尊重民众的意愿。在这方面，法国赞扬1月23日以来走上委内瑞拉街头示威的数十万人的勇敢。正如共和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所说的那样，必须恢复委内瑞拉的民主。寻求通过假选举来连任的尼古拉斯•马杜罗必须立即宣布举行新的总统选举。这些选举必须是民主的，也就是说是自由和透明的，并且符合委内瑞拉的宪政秩序，接受国际观察。法国为通过谈判政治解决这场危机做出不懈努力，欧洲联盟也一再主动提供帮助，以实现该目标。尼古拉斯·马杜罗必须明白，现在他必须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

如果不及时宣布这些选举，欧洲联盟将根据其28个成员国刚刚在布鲁塞尔通过的声明，采取新的措施，特别是根据《委内瑞拉宪法》第233条承认委内瑞拉当局方面的措施。因此，正如马克龙总统今天上午宣布的那样，法国准备在8天之内承认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以便启动一个政治进程。

此外，法国敦促委内瑞拉当局尊重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唯一经民主选举机构的权利，特别是其代表享有豁免的原则，并且停止一切镇压民众之举。

除了各种机构之外，那些政治上参与捍卫人权和委内瑞拉民主的人们必须能够在不担心威胁或报复的情况下从事自己的活动。过度使用武力、特别是对民主当选的代表、民间社会代表以及和平的抗议者使用武力根本是不能接受的。委内瑞拉人民有权让自己的声音得到听取。在这方面，法国重申对新闻自由和保护记者的承诺，他们必须能够自由地从事自己的职业。

第二个也同样紧迫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人道主义危机。千百万委内瑞拉人已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因为国家无法提供包括医疗保健和基本必需品在内的基本服务。地区国家特别是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以及巴西面对这场人间悲剧表现出的声援值得欢迎。任命一位联合特别代表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国际移民组织也工作出色。法国以本国名义、还有欧洲联盟也为这一人道主义努力做出贡献，以减轻委内瑞拉人民的痛苦。

随着局势继续恶化，法国敦促委内瑞拉当局容许并且便利那些寻求为社会最脆弱者、特别是儿童、残疾人士以及老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人道主义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根据法国的国家格言，我国坚定地倡导自由、平等以及博爱，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赞美所有准备好捍卫本国自由与民主机构者的勇气。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欢迎各位部长出席今天的会议。我们认真聆听了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的通报，感谢她有关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近期动态的宝贵信息。

我们注意到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秘书长和美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关于美洲组织就委内瑞拉当前危机所做决定的两封信。

我们致力于充分落实《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们必须一道努力，处理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与危机。《宪章》第六章第34条指出，

> “安全理事会得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磨擦或惹起争端之任何情势，以断定该项争端或情势之继续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

这就是为什么安全理事会要在落实预防外交方面发挥根本作用，如有任何早期迹象表明，某局势可导致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则防止冲突发生，并早期处理危机。这符合根据《宪章》第六章第34条赋予安理会的任务。

自加入安理会以来，科威特国一直寻求在国际法各项根本原则的基础上，落实我们的各个优先事项，同时倡导预防外交的作用，加大防止冲突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工作力度。我们坚信，预防外交是供我们处置的早期应对动乱与危机以避免重大经济和政治损失以及人员和财产损失的主要支柱之一。

我们关切地跟踪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近期动态，对最近关于委内瑞拉各城市示威活动中许多平民伤亡的报告感到遗憾。科威特国强调，必须尊重表达及和平示威的自由，这是国际法、包括大会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除其它外，该《公约》保障根据国内法自由表达和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

委内瑞拉当前的政治危机要求各相关利益攸关方以国家利益而非个人或党派利益为重。它们必须承诺开展包容性的政治对话，以解决当前的危机。我们呼吁有关各方自我克制，减少紧张，反对暴力，尽一切努力防止更多的人员损失。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秘书长1月24日发表的声明。

过去两年来，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某些国家如叙利亚和利比亚发生了开始时为和平示威与抗议但不幸转为暴力的情况，导致严重的人员损失和基础设施被毁。其中一些甚至导致我们今天看到的悲剧，包括其影响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与稳定的后果所带来的痛苦。因此，我们必须加紧努力，防止此类事件重演，无论是在我国所在区域，还是在世界的任何其它地方。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谨强调，安全理事会在处理此类局势时，必须秉持以《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为基础的各项既定和公认的国家间关系原则。《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要求各国尊重他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并尊重《宪章》赋予联合国各机构的权限。这些不仅是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原则，也应该成为我们据以处理此类局势的原则。

我们希望委内瑞拉能够以和平方式化解这场危机，同时确保其人民享有安全、稳定和繁荣。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的通报。

我们毫不怀疑，美国代表团要求召开今天的会议，不过是为了将本国解决委内瑞拉最近面临的问题的做法和办法强加于人，从而继续破坏该国局势的稳定。召开本次我们大家必须参加的会议是美国意图更迭委内瑞拉政权战略中的又一个招数。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美国正在将安全理事会拖入其无所顾忌的游戏中。然而，鉴于我们都聚集在这里，我们谨就正在发生的一切向安理会提出我国的原则性看法。

请允许我们坦率地发表看法。组织者希望安理会成员认为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委内瑞拉的局势，但实际上该国的局势并非今天会议的主题。顺便提一下，安理会成员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明显。遗憾的是，今天我们正在审议的是一个被人们称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最典型案例。此种威胁是因为有人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害一个国家的政治独立而造成的。《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人——我必须指出，美国在其中占有突出地位——为了使世界免遭此类事件之害，在《宪章》第二条第四项中提出了警告。然而，看起来华盛顿已很长时间没有翻阅该条约了。

美国公然干涉另一国内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人一直都没有改变——显然也不打算改变——他们对拉丁美洲的态度，即，将拉丁美洲视为对其有专属利益的区域——一个他们可以不必顾及当地居民、为所欲为的后院。这是在复活特朗普总统在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高级别部分发言时公开提及的“门罗主义”（见A/73/PV.6）。早在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谈到了美国打算如何教南美各共和国选举好人。今天，美国就是在教训委内瑞拉，因为它最近胆敢实行一项不符合这位看管西半球的“看守”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独立政策。

我谨引用另一位美国总统的话。我要援引的是这位总统——他是联合国创始人之一——在联合国创建前夕在国会发表讲话时说的一番话。他将创立联合国视为自己的主要政治计划，并确信创立联合国能够使人类免遭战争和冲突之害。这位总统就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他指出:

> “雅尔塔会议应该宣告单边行动体系、排他性联盟、势力范围、力量均衡以及所有尝试了若干世纪但从未成功过的所有其它权宜之计的终结。”

遗憾的是，美国在西半球——不仅是在那里——实际推行的政策与那些崇高而公正的理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政权更迭是美国最喜欢的地缘政治游戏。

众所周知，华盛顿多次企图破坏尼加拉瓜的稳定。1986年，海牙国际法院就伊朗门恐怖团体事件一案作出裁决，证实了美国曾公开干涉尼加拉瓜内政的事实。当时，美国试图资助尼加拉瓜叛军。古巴人仍然对入侵猪湾事件记忆犹新，智利人永远不会忘记美国在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众目睽睽之下，美国正在为其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它国家的历史添上新的一章。这只是对华盛顿在拉丁美洲这一个区域所作所为的匆匆一瞥而已。在这一清单上，非洲、亚洲、中东和太平洋——还有欧洲——等区域的国家有相当多的内容要补充。在此背景下，凭空捏造所谓干涉美国选举的证据，指责其它国家实行恶意的政策，不仅荒谬，而且可笑。

5月20日，委内瑞拉人民把将近68%的选票投给了尼古拉斯·马杜罗，再次支持他的国家总统候选人资格。华盛顿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一开始就竭尽全力诋毁这次投票，给该国再次当选的当局蒙上了一层阴影。具体来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些反对派候选人遭受了极大的压力，被迫撤回候选人资格，退出了这次选举。

最终，以反对派的部分抵制为借口，美国及其数个盟友开始实施推翻委内瑞拉合法当局的计划。如我们从美国新闻界获悉的那样，一些知名的美国国会成员积极参与了这项活动。选举后推翻委内瑞拉政府的企图化为泡影。因此，华盛顿试图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和委内瑞拉的一些邻国及其它渠道，逐步破坏该国局势的稳定。然而，众所周知，美国未能于1月24日在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强行通过一项反委内瑞拉的决议草案。这些计划并未在美洲国家组织内部获得足够的支持，这一点显而易见。

现在，我们看到，有意选在合法当选的总统就职时发起的这一行动达到了高潮。在未能通过在肉体上消灭马杜罗等方式将其击败后，合法政府的极端反对者选择了最具对抗性的方案。1月23日，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自行宣布就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美国及其它几个国家立即予以承认，这证明，在建立这个平行的伪政府的过程中，它们要么是教唆者，要么是直接参与者。现在，这个伪政府的建立有可能严重破坏委内瑞拉政治局势的稳定。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发表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声明，宣布没收委内瑞拉在美国的所有财产，但却许诺向反对派的同伙提供财政支持。

我们强烈谴责那些将委内瑞拉社会推向血腥争斗边缘的人。美国正在给我们描绘马杜罗政权与委内瑞拉人民对抗的画面。这一画面与现实相去甚远。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委内瑞拉领导人显然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顺便提一句，一个与反对派关系密切的组织2018年10月进行的一项社会学研究显示，约有70%的委内瑞拉人不支持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华盛顿目前却将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人捧为所谓的总统。

关于选举和知情问题，联合王国代表谈到委内瑞拉填充投票箱，认为选举是被操纵的。我要指出，委内瑞拉根本没有投票箱，而是使用电子投票系统。

为了支持委内瑞拉，我们首先反对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特别是违反《联合国宪章》明确谴责任何干涉独立国家内政的规定的行为。此外，美国领导人说所有选择都摆在桌面上时，显然是在暗示使用武力。他们说所有的选择都摆在桌面上。我要利用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在场的机会，直接问蓬佩奥先生，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准备以虚假的借口对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我们需要在会议厅中听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华盛顿是否打算再次违反《联合国宪章》？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只有中国、俄罗斯、古巴、叙利亚和伊朗支持马杜罗。但是，如果国务卿在会议厅多花一点时间，他将亲耳听到占压倒多数的国家对主权国家和推翻不想要的政权这种政策的真正态度。所提到的国家并不是支持马杜罗政权，而是支持国际法，我认为国务卿已经有机会听到了这一点。在西方同事提倡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概念的背景下，也许推翻不想要的政权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是值得欢迎的。然而，国际法非常明确地将这种行为归类为违反《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二条第四项。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它破坏了《宪章》的原则和国际行为的基本准则。

我们还要向我们的拉丁美洲伙伴说一番话。他们是否明白，今天容忍这种行为意味着明天任何其他拉美国家都可能最终沦落到与委内瑞拉同样的境地？委内瑞拉正在发生的事情属于明目张胆的非法行为，但美洲国家组织的领导人却予以支持并追随华盛顿，盲目赞同对一个独立国家的威胁。

我们相信，解决委内瑞拉危机需要采取几个明显而简单的步骤。第一，必须停止一切外来干涉和

对反对派领导人的扶持。第二，应尽一切努力开展委内瑞拉人之间的对话，推动和解。在这方面，委内瑞拉的邻国能够而且应当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目前正在提出类似的倡议。第三，我们应该避免对委内瑞拉采取歧视性经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经济危机正是由那些为委内瑞拉人民的苦难大声疾呼的国家挑起的，这已不是秘密。

我想纠正一下国务卿蓬佩奥所说的话。我们没有阻止美国提出的主席声明草案。我们作出了一些建设性的修正，我们确信这些修正将得到安全理事会大多数成员的全力支持。有些成员已表示支持。因此，球现在美国代表团手中，下一步如何行动取决于他们。然而，我们不能肯定，这项基于秘书长仔细权衡的评估和重申委内瑞拉主权、不接受干涉其内政及遵守其《宪法》的声明是美国代表团力争想要的。我们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要缓和言辞，不要发出威胁和最后通牒，推动在法律框架内启动委内瑞拉的对话的对话，确保稳定委内瑞拉局势。我们准备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呼吁大家都这样做。

霍伊斯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德国非常赞赏这个项目今天列入议程。关于我的俄罗斯同事在本次会议开始时所说的话-即这个项目是由美国列入议程的-我要提醒他，这个项目是由安理会的南美洲国家-秘鲁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美国列入议程的。因此，这不仅是美国的关切，而且显然也是该区域各国的关切。

此外，关于这个问题是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问题，俄罗斯代表可能听取了科威特大使的发言。虽然远离该区域，但他明确指出，预防性外交是我们必须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的事项。秘鲁和法国的同事也这样说。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着潜在威胁，在预防冲突方面，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一问题是正确的。

在俄罗斯代表的发言中，我没有听到任何有关目前正在受苦的南美洲国家的情况。我们听到了数字，我还要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所作的通报。我们听到了有关这场危机对该地区影响的数字。300多万委内瑞拉人逃离了他们的国家。秘鲁正在照顾70万难民。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在座，他将在稍后谈到这一局势对他的国家意味着什么。巴西也是如此。我认为，我们真的应该赞扬这些国家正在做的事情：接纳那些因在委内瑞拉的生活环境而逃离其国家的人民。

德国声援委内瑞拉的邻国。它们承担着接收亟需住房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流离失所人口的负担。德国赞扬它们的不懈努力和承诺，为那些寻求躲避委内瑞拉灾难性人道主义条件和缺乏粮食及保健服务的人们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请允许我回顾导致这场难民大规模流动的原因：是对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严重违反。民主原则、人权和基本自由继续受到侵犯。这种情况尤其是对妇女和儿童造成最大影响。

俄罗斯代表提到罗斯福。让我回忆一下埃莉诺·罗斯福。她促成了《世界人权宣言》。《宣言》第25条第1款规定：

>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

遗憾的是，此时此刻，我们不得不说，委内瑞拉人民的情况并非如此，一盒药片的价格超过了每月最低工资，婴儿配方奶的价格超过了两个月的工资。在委内瑞拉，抗议这样一种恐怖局势可能会使的一个人被关进监狱。

我们还听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过去几天发生的拘留以及20多人死亡的报告。请允许我重述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女士昨天所说的话。她敦促委内瑞拉当局保持克制并尊重每个人的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提醒注意：国际法明确无误地禁止过度和不成比例或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武力。我也愿支持巴切莱特女士所提出的要求，并支持迪卡洛女

士在本次会议开头所说的话，即必须对过去几天发生的暴力死亡事件进行独立和不偏不倚的调查。鉴于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安理会理应讨论这一问题。

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遵守《委内瑞拉宪法》和尊重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唯一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其宪定权力必须得到尊重。关于马杜罗总统及其当选：他并不是经自由选举当选的。援引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的话说，“我们不承认马杜罗先生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美洲组织还称马杜罗当选之日是“美洲民主的臭名昭著的一天”。进一步援引美洲组织的话说，“没有选举就不会有民主，但马杜罗显示，可以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举行选举。”

最后，我们敦促各方避免使用武力。我们呼吁组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选举应当有国际观察员，而且要允许所有候选人竞选公职。在此之前，只有一个可信和合法的机构，那就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因为如此，德国支持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胡安·瓜伊多作为该机构的代表，也支持他呼吁举行新的选举，以便在委内瑞拉重建宪政秩序。

德国同联合王国和法国一道，期望举行自由、透明和可信的选举。如果在八天之内没有宣布采取这样一个步骤，那么我们就准备承认胡安·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德国不会让委内瑞拉人民孤立无援。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副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作的通报。我还欢迎各位部长今天来到本会议厅。

波兰支持美国及其他国家要求召开今天的通报会，因为我们认为，由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压迫性政权造成的委内瑞拉大规模移民和人道主义危机，对邻国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局势造成了不可否认的影响和巨大的后果。这一事实上的局势对该区域的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我们仍然声援那些受影响的人。

波兰赞同欧洲联盟对委内瑞拉最近事件采取的共同方针。

我们认为，全国代表大会是委内瑞拉唯一拥有民主授权的合法权力机构，这一民主授权是在根据《委内瑞拉宪法》举行的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中赢得的。我们也承认全国代表大会的宪定特权、其成员及其领导人。我们再次呼吁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民代表大会所有成员、包括其主席的公民权利自由和安全。我们全力支持委内瑞拉人民在最近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中表达的民主愿望。

此外，我们承认胡安·瓜伊多为可能启动委内瑞拉过渡进程的合法、民主的声音和领导人。我们同他一道呼吁根据国际民主标准和委内瑞拉宪政秩序，紧急举行自由、透明和可信的总统选举。最后，委内瑞拉当局应该听到，如果在未来几天内没有根据《委内瑞拉宪法》第233条宣布在有必要保障的情况下组织新的选举，波兰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包括在承认该国领导层的问题上。

前方存在某些挑战。主要目标是同相关区域组织及其成员国一道，并在欧洲联盟的支持下，保障委内瑞拉发生的过渡进程具有和平特征。我们呼吁尊重民主、法治以及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且最重要的是，呼吁各方避免暴力。我们谴责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武力，这已导致伤亡人数增加、任意拘留及其他形式的镇压。此外，我们呼吁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关押者。最近几天，至少有26人遭杀害，还有超过340人被拘留。这一情况是不可接受的。

最后，我谨强调，对于民间社会的诉求，不可置之不理。民众集会，呼吁民主。不应无视他们的声音。

马朝旭先生（中国）：首先，我感谢迪卡洛副秘书长的通报。

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当前局势，呼吁委各方保持理性和冷静，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在委内瑞拉宪法框架内通过和平对话方式，寻求政

治解决方案。中方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所作的努力。

中方主张所有国家都应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以武力相威胁等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准则。

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反对外部干预委内瑞拉事务。委内瑞拉局势属于一国内政，没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且不在安理会的议程上。中方反对将“委内瑞拉局势”增列为安理会议程。

委内瑞拉的事务必须也只能由委内瑞拉人民自主选择和决定，我们呼吁各方尊重委内瑞拉人民的选择。委内瑞拉保持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利益，希望各方多做有利于委内瑞拉稳定的事情，希望国际社会共同为此创造有利条件。

刚才，美国代表在发言中对中国的的立场进行了无理指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众所周知，中国一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别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我们希望指责别人的国家自己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贾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欢迎今天安理厅里在座的各位部长。我也谨感谢迪卡洛副秘书长的通报。

印度尼西亚基于以下考虑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

首先，我们认为，今天通报的情况应该在一个不同的议程项目下进行审议，即议程项目“联合国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

第二，印度尼西亚一贯坚持和尊重适用于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不干涉、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局势令人关切，需要给予适当关注。数百万委内瑞拉人跨越边界寻求庇护，这表明委内瑞拉正面临严峻的形势。根据联合国机构提供的数据，超过300万委内瑞拉人已经离开该国。这种情况不应无人问津。这攸关委内瑞拉人民的安全和繁荣，应该予以优先考虑。

印度尼西亚希望，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能够把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作为其主要优先事项，以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和局势进一步恶化。安理会还必须鼓励促进政治解决，让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通过可信、透明和民主的进程进行全国对话。将委内瑞拉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的做法必须反映出对支持实现该国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承诺。

现在是安理会在弥合分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时候了。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会造成新问题或进一步节外生枝，也不会违背《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当300万人因经济和政治崩溃而逃离本国时，对该区域稳定的威胁就变得显而易见。比利时认为，安全理事会显然有责任处理委内瑞拉局势，这一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我们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共同努力，促进这一危机的和平解决。

我还要赞扬该区域各国对在本国寻求庇护的委内瑞拉人积极伸出援手和慷慨解囊。比利时表示支持这些国家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国际移民组织联合特别代表爱德华多·斯泰因先生为帮助委内瑞拉难民所做的工作。

由于实地局势极不稳定，我谨附和欧洲联盟今天发表的声明，提出四个要点：第一，呼吁克制和缓和局势；第二，强调必须恢复委内瑞拉的宪法秩序，并开始和解进程；第三，强调听取委内瑞拉人民本身意见的重要性；第四，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

首先，我谨敦促那些对时事有影响力的人保持克制。过去几天，委内瑞拉的大规模抗议一直是政府当局不分青红皂白使用暴力的对象，导致许多人

悲惨死亡，许多人受伤。比利时向死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我们强烈谴责安全部队过度使用武力，并且像巴切莱特女士一样，我们呼吁进行独立调查。

第二，比利时呼吁恢复宪法秩序。5月份举行的总统选举既不自由公正，也不可信，从而使尼古拉斯·马杜罗政府的民主合法性荡然无存。委内瑞拉迫切需要一个真正代表人民意愿并能够启动和解进程的政府。比利时承认并充分支持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我们恳求恢复和尊重它的权力。此外，我呼吁政府当局保障所有成员，包括其主席胡安·瓜伊多的公民权利、自由和安全，同时尊重《宪法》规定的他们的豁免权。

第三，我们必须听取委内瑞拉人民的意见。近年来，这个国家的公民勇敢地在许多场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有些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当他们投票赞成变革时，他们的呼声没有被听取。今天，他们在加拉加斯街头主张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比利时重申，它深信和平和包容各方的民主解决办法是摆脱目前政治僵局及其造成的严重社会危机的唯一可持续办法。我们与欧洲联盟一道，呼吁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民主标准的情况下，紧急举行自由、可信和透明的总统选举。如果在未来八天内没有宣布组织具有必要保障措施的新选举，我们将采取额外措施，包括根据《宪法》第233条承认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胡安·瓜伊多的宪法作用。

第四，必须尊重委内瑞拉人民的基本权利。拘留示威者和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令人感到严重关切。比利时呼吁政府当局停止任意拘留示威者和政治反对派，并确保尊重被拘留者的基本权利。必须保障新闻自由。同样，我们呼吁当局采取具体措施，减轻危机的影响，为人道主义援助的准入提供便利，以满足民众最紧迫的需求。

最后，我们呼吁寻找非暴力和民主的危机解决办法。我们回顾，这场危机只能通过对话来解决，只有对话才能导致和解进程。

伊波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副秘书长所作的全面通报，并欢迎各位部长出席本次会议。

我国代表团对近年来委内瑞拉发生的政治和体制危机的最新发展感到关切。这一局势因经济困难而加剧，同时引发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导致委内瑞拉人逃往邻国。

鉴于这种情况，我国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所有机制来动员努力，以期和平解决危机，从而减轻渴望改善生活条件的委内瑞拉人民的痛苦。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敦促所有利益攸关方力行克制，坚定地走上对话与协商的道路，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我们也呼吁它们利用一切合法与和平手段，找到适当办法来解决最近几天进入关键阶段的体制和政治冲突。

我国也呼吁该区域的行动体支持所有可能有助于解决危机的和平倡议。委内瑞拉的稳定对其居民以及对整个区域都至关重要。在这方面，联合国必须在预防性外交框架内发挥主导作用，支持该次区域的努力。

最后，科特迪瓦重申其一贯立场，即只有对话道路和妥协精神才能持久解决任何争端。因此，我们再次敦促委内瑞拉冲突中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克服分歧，参与坦率谈判，以结束危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以多米尼加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所作的通报以及她与安全理事会分享的关于委内瑞拉问题的信息。

多米尼加共和国非常密切地关注着委内瑞拉的事态发展，我们与委内瑞拉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我国国父胡安·巴勃罗·杜阿尔特在委内瑞拉生活并在那里去世。无数多米尼加人曾在委内瑞拉找到了政治庇护。在其石油繁荣的鼎盛时期，该国收容了数千名移民。这些事实让多米尼加共和国对委内瑞拉人民感激不尽。出于这些和其他许多原因，我

们与这个南美国家有着特殊联系，因此我们祝愿它拥有最光明的未来。

我必须提醒安理会，多米尼加共和国于2017年和2018年主办了反对派和委内瑞拉政府之间的对话，本地区多个国家参与了对话。几个月来，双方代表试图就解决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达成一项协议。这次对话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因为反对派四分五裂，并且其领导人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对话失败也是因为政府在为举行竞争性和可信选举提供空间方面不够灵活，同时拒绝允许任何希望参加选举的反对派领导人参加选举。

政府和反对派的血腥态度意味着，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供的以和平、民主和稳定的方式摆脱危机的宝贵机会被浪费了。双方都缺乏政治意愿，而且极端缺乏灵活性。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都很清楚，多米尼加政府为确保这一对话促成持久解决方案尽了最大努力。我们倡导在国际支持下，在尊重人权的气氛中举行保证所有政治行为体参与的选举，这将使委内瑞拉人民的真实声音得到听取。显而易见，在委内瑞拉，即使是在民主进程所需的最低标准的边缘举行选举，也无法选举出合法政府。全球日益形成共识，无视这些选举结果，进而无视随后产生的政府。

在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审议期间，我们再次强调了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将对话作为和平解决冲突的可取机制。事实上，这一点以第二份文书——多米尼加于1月10日提议美洲组织常设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的形式得到了重申，文书中指出：

> “只有通过……由委内瑞拉所有政治行为体参与的对话……才能实现民族和解，并商定必要条件，举行真正反映……公民意愿并且和平解决该国当前危机的新的选举进程。”

为了筹备这一过渡进程并举行可信的竞争性选举，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以帮助委内瑞拉的政治利益攸关方开展旨在确保尽快举行自由和竞争性选举的对话。在这方面，我们主张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提供支持，进程双方必须接受这些支持。

毫无疑问，委内瑞拉的局势已经恶化并达到了令人严重关切的地步。这场危机威胁到稳定，迫使数百万委内瑞拉人移民，给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造成了严重问题。最重要的是，受害最深的是委内瑞拉人民，他们是令人担忧的基本商品和药品短缺、以及普遍不安全气氛的受害者。委内瑞拉的人权正在受到威胁，这迫使国际社会卷入了这场不受欢迎的闹剧。

多米尼加共和国希望委内瑞拉取得民主、和平与协商一致的结果。然而，尊重作为真正民主标志的游戏规则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必须尽快举行所有政党和领导人参与的新的选举，以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确保选举委员会的公正性和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创造条件，确保药品、食品和其他基本商品的充分流通，以减轻商品短缺和严峻经济形势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和在圣多明各主持对话期间一样，对政府和反对派感到关切。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极为关切陷入严重困境的委内瑞拉人民。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由于德国代表发言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专门针对我，所以我想发表几点意见。

使用预防性外交是非常好的做法。预防危机当然比解决危机更好。然而，提出荒谬的八天最后通牒来预防危机是十分奇怪的。有些国家甚至不需要八天就拒绝承认委内瑞拉的合法当局。你们完全无视委内瑞拉的主权，同时将你们选择的决定强加于委内瑞拉。你们拒绝委内瑞拉人民自行解决问题的权利。你们不呼吁委内瑞拉的政治力量达成共识，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与稳定。相反，你们呼吁合法当局直接承认自己宣告失败，将权力移交给反对派。这不叫预防；这是煽动。

如果俄罗斯联邦提议在安全理事会讨论法国局势和黄马甲运动发起的抗议——上周末约有22000人上街游行——你们会是什么感觉？那会被视为预防吗？我会让法国代表放心，我们不打算提议进行这种讨论。然而，与法国不同的是，我们并不试图承认或不承认任何人。但是，我们承认委内瑞拉的合法当局。我们首先呼吁尊重合法当局；第二，不干涉该国内政；第三，不对委内瑞拉强加外来解决办法。相反，我们建议帮助委内瑞拉人民自己找到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德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霍伊斯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不想延长会议。我只想回应俄罗斯同事的发言。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发言中没有回应我就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发表的任何评论。他提到法国有22000名示威者走上街头，但他没有提到超过330万委内瑞拉人由于该国局势而逃离自己的国家。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人民政权外交部长发言。

阿雷亚萨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终于轮到我们发言了。我们有一份书面声明，但我想发表一些初步意见。

我们还要感谢迈克·蓬佩奥先生，因为1月24日星期四美国在美洲国家组织遭遇失败之后，竟然又大胆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今天的会议。马杜罗总统和我也在考虑呼吁安理会进行辩论，不是讨论委内瑞拉的局势，而是讨论美国利用最粗暴的手段对我国进行不可理喻的干预。我们必须指出，这一次美国并没有在幕后策划政变。我承认它不是政变的幕后黑手。它是赤裸裸地站在幕前指挥政变。它是指挥这次政变的急先锋。它不仅向委内瑞拉反对派下达指令，而且在指挥美国在该地区的卫星国政府，显然也在指挥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卫星国政府。

我们掌握了各种各样的证据：推特、社交网络帖子、国务卿蓬佩奥和副总统彭斯给安全部队和国家玻利瓦尔武装部队的电话，要求它们公开反对合法当局和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的合法政府。1月22日，副总统彭斯的一段推特视频为委内瑞拉的政变打开了绿灯，而且据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称，要求某人自称为总统。此人没有通过任何机构、正式程序或仪式宣誓就职，他是一名议员，在一次集会上--过去几年来委内瑞拉举行了众多此种和平公开集会--在人群中自我宣布为总统。

因此，我要问，如果我们逐字逐句逐条查阅《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宪法》第233条：其合法性在哪里？除了我们国内的法律秩序，就国际公法基本原则而言，其合法性在哪里？或者说，我们现在是否要摒弃基于国际法的国际关系，强加基于使用武力的国际关系，同时让多边机构屈从于武断的意图和目的？如果本次会议的任何与会者要提问，在《联合国宪章》哪一条、哪一款中，可以为一个没有被任何人选举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的人自行宣布为总统找到法律依据，我们将举行一次法律辩论会，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必须问问自己，这一切何时会结束？美国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先生以及特朗普总统本人随后在大会本届会议一般性辩论（见A/73/PV.6）的第一天，在这个多边主义的神圣讲台上，不仅宣布对委内瑞拉进行制裁——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单方面胁迫性措施——而且居然还宣布了一系列针对委内瑞拉的措施，这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违反了这一多边主义的神圣宪章。美国总统——不是约翰·博尔顿、不是迈克·彭斯、不是马尔科·卢比奥，而是唐纳德·特朗普本人——扬言要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使用武力，怎么可能没有受到全球多边机构的质疑，现在却因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严格遵守其《宪法》和国际法而对我们大加指责？

1911年，墨西哥发生了一次军事入侵。1912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入侵尼加拉瓜，随后导致这场

占领几乎持续到1933年，当时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和尼加拉瓜人民将他们赶了出去。1914年，美国入侵墨西哥；1915年入侵海地；1916年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1918年入侵巴拿马；1924年入侵洪都拉斯；1925年入侵巴拿马；1926年和1927年入侵尼加拉瓜；1930年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1933年和1934年入侵尼加拉瓜；1941年入侵巴拿马。然后是美洲学校，接踵而至的是《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和1952年发生在古巴的事。1954年，危地马拉的哈科沃·阿文斯被推翻。1956年，美国入侵尼加拉瓜。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实施一项大规模秘密行动，企图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后于1961年发生吉隆滩事件。我可以继续列举。1964年巴西若奥·古拉特的遭遇。主席先生，1965年，美洲国家组织支持入侵行动，欲推翻一个没有迎合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的要求或其意识形态不为这些成员国所喜的政府——一个由伟大的多米尼加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拉丁美洲人胡安·博施领导的政府，随后，多米尼加共和国有多少人丧生？

关于门罗主义，鉴于美国长期藐视国际法，干涉各国内政并在发生政变之后实施入侵，本该对其进行严格审视并不断进行审查。后来，继入侵危地马拉之后，发生了1973年针对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政变。2002年乔治·布什总统企图在委内瑞拉策动政变。政变被挫败，但是独裁者得到承认。2002年发生的事给委内瑞拉今天的局势创造了先例。美国当时是在幕后支持政变，没有像现在这样走上前台。它承认维持了47小时的卡尔莫纳独裁统治。美国专家通过一系列解密文件所作的调查证明，美国曾卷入那次政变图谋。

类似的事于2004年发生在海地总统纳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身上，还有2009年在洪都拉斯，起初甚至没有人怀疑美国在幕后支持政变，直至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本书中承认，她曾下令推翻当时的洪都拉斯总统，因为她想鼓励成立一个制宪会议。同时，中美洲其他国家的总统即便不是选举中的候选人也已当选。他们竞选失败。甚至有欧盟和美洲国家组织的报告提及选举舞弊。但是后来唐纳德·特朗普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向他承诺，将把他们的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随后，这不仅得到特朗普承认，还得到美洲地区所有卫星国政府的承认。

我只想说明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方式，我们的确看到了。我仅指“推特”，不指其他社交媒体，我指的还包括美国政府官方发言人。请注意这种趋势在1月份如何骤然加剧。美国指望1月22日或23日发生一场政变或军队暴动，此事没有马上发生，因为玻利瓦尔国家武装部队不惜牺牲生命捍卫《宪法》。美国无法通过勒索、资助或煽动，说服我们的军队推翻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将来它也做不到。但这是美国政府及其同伙再次迈出的错误一步。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就像在联合国承认一个新国家一样：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他承认那位议员是委内瑞拉掌权者时，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和危地马拉都在等待号令，也要对他予以承认。这种行为十分明显，而且寡廉鲜耻：从每一个角度，你都可以看透这场政变。这不可能得到联合国的承认。相反，它必须受到谴责。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召开一次会议，查明谁在幕后支持政变，并对他们进行惩处。无须大费周折地进行判断，即可做到这一点，社交媒体和新闻稿里就有很多证据。

我这里有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它和2018年9月的《纽约时报》一样，显示委内瑞拉军队成员与美国官员多次召开会议，据认为是为了推翻马杜罗总统。这种消息并非来自委内瑞拉、古巴或俄罗斯情报部门；而是来自《纽约时报》，还有西班牙几种报纸。今天它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就在这里，非常清楚。政变策略缺失的唯一内容是宣誓仪式。美联社也是美国一家新闻机构，它今天明确报道了所讨论的这位议员秘密前往哥伦比亚和美国，与一些官员见面。这项策略七拼八凑，但是很拙劣。他们实施时破绽百出，留下太多蛛丝马迹。

几乎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了解，区域各卫星国政府的总统也是生意人，他们服从美国的利益。但是值得尊敬的政府并非如此。很多加勒比小国——值得尊敬的国家——没有屈服于或接受美国的讹诈，在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尽管副总统彭斯、国务卿和国会中某些人甚至公开发出威胁。他们没有屈服。拉丁美洲各卫星国政府这样向美国屈服，这可以理解。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欧洲亦步亦趋地紧跟美国——与其说是紧跟美国，不如说是紧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欧洲给我们八天时间？为什么？它们何以认为自己有权给一个主权民族强行设定最后期限或发出最后通牒？它们何以采取这样一种无端干涉的行动——我甚至要称之为幼稚之举？正如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昨天的提问，佩德罗·桑切斯为何不举行总统选举？谁选了他？联合王国敢举行选举吗？马克龙总统为何一心关注委内瑞拉，却不把时间花在当前的黄背心抗议活动和法国工人阶级身上？一旦有人穿黄背心走近爱丽舍宫，卫兵们就倾巢而出，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管好你们自己的事吧。我们不干涉你们的事。请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请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

候选人恩里·法尔孔去年曾在这里；主席先生，你对他很了解。他在2012年领导了恩里克·卡普里莱斯的总统竞选活动。卡普里莱斯先生输给了乌戈·查韦斯总司令。瞧，他们给恩里·法尔孔施加了多大压力，迫使他撤回候选人身份。甚至欧洲各国总统都对他施压，当然，就像每一位美国发言人那样。他没有撤消竞选。大家知道他做了什么？他来到联合国并告诉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联合国必须派观察员监督选举。此事没有发生。为什么？为什么联合国没有派出观察员？他甚至与费代丽卡·莫盖里尼联系。我本人带给莫盖里尼女士一封邀请函，请求派遣观察员监督委内瑞拉选举。他们断然拒绝。为什么？因为政变计划已经在实施。在选举前三个月，副国务卿苏利文首先断言选举中将发生舞弊行为。随后各国总统登场——哥伦比亚、智利和欧洲各国总统——说他们不会承认选举结果。那可是在举行选举的几个月之前。究竟何时发生过舞弊？有多少次委内瑞拉选举受到过责难？你们自己去看看。拿出舞弊证据来，即便有一张舞弊选票也行。邓肯先生说有灌票行为，但是委内瑞拉使用的是一种自动电子投票系统，该系统有核查功能。它打出一张凭据，随后可与电子计票作比对。实时计票匹配度为100%。

美国想在美墨边境修建一道有形之墙，但它实际上是在筑起一道意识形态之墙。蓬佩奥国务卿今天提出的许多观点让人想起冷战期间麦卡锡参议员和尼克松总统使用的措辞。他们试图恢复冷战和1823年的门罗主义。1929年，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说，似乎上天注定美国要以自由的名义，让美洲饱受苦难，这并非没有道理。这是一个自证预言。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预测，因为这正是美国的所做所为。

你知道自2017年美国开始违反国际法对委内瑞拉实施单方面胁迫措施起，直到2018年12月，委内瑞拉付出了什么代价吗？由于对委内瑞拉财产和资源的封锁和迫害，这一数字达到230亿美元。如果委内瑞拉能够依靠这些资源，它的经济会不会陷入目前的困境？在美洲国家组织提交了2000万美元，他们随后从我们这里拿走了这笔钱。仅在比利时的欧洲结算银行就有12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委内瑞拉的财富。我们不能进行任何银行交易。任何通过纽约或伦敦进行的交易都无法进行；这些资金要么被退回，要么被冻结。这对委内瑞拉人民真的公平吗？俄罗斯代表在这方面讲得非常清楚——但对其他人来说，没有进行过所谓的制裁；没有封锁。那是谎言。已经对委内瑞拉进行了18或19轮制裁，但根据他们的说法，制裁并不存在。我们必须对此考虑一下。委内瑞拉周围正在树起一堵意识形态墙。

我们支持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早些时候提出的对话倡议。但这并非凭空而来。请允许我提到我自己，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于2017年8月任命我为外交部长。米格尔·巴尔加斯部长，两天后，我在你家里会见了你，然后在总统府会见了达尼洛·梅迪

诺总统，并呼吁反对派领导人在委内瑞拉与马杜罗总统进行对话。后来怎么了？我们达成了协议。你知道的，主席先生。存在一份文件，可能保存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的档案中，其中包含一份已签署的初步协议。当我们即将签署协议时，梅迪诺总统和西班牙前总理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以及支持他们的其他外交部长和委内瑞拉的其他支持者，都遭到了愚弄。反对派没有签署协议。巧合的是，雷克斯·蒂尔森当时在波哥大。据可靠消息来源称，今天正在哥伦比亚避难的委内瑞拉代表团团长接到一个电话，指示他不要签署协议，要使局势横生枝节。这些都是事实。

此外，让我说，在没有严格证据的情况下，在这里说了许多不实之词。我要尊重地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询问委内瑞拉提供的信息，以及它的通货膨胀统计数字是否与我们今天听到的统计数字相近。问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在这个论坛上向世界讲话时，要更加严格地做调查，这对人类的未来、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但是也要问问哥伦比亚外交部长提到的300万移徙者，确实存在移徙问题，这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但是，这与委内瑞拉遭遇的金融迫害和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我们不否认这一点。我们正与人民一起努力恢复经济，计划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和经济繁荣。然而，我们多少次向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厄瓜多尔和阿根廷政府询问人数？我们说过多少次了，把人数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委内瑞拉人可能会通过一座桥离国到哥伦比亚，然后去智利。我怎么知道？你知道最近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吗？厄瓜多尔总统列宁·莫雷诺呼吁建立搜索团来追捕厄瓜多尔境内的委内瑞拉移民。我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挤满了移民，他们要求我们帮助他们离开厄瓜多尔，因为他们在厄瓜多尔北部的伊瓦拉面临仇外法西斯迫害。这令人很痛苦。你知道这个星期三发生了什么吗？包括总统专机在内的三架飞机去接230多名委内瑞拉移民。今天又派了三架飞机，因为我们大使馆已经人满为患。我们正在支付旅馆费用，尽管由于封锁，我们很难向我们的外交使团汇款。然而，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飞机没有获得飞越许可去接回委内瑞拉人，以便他们能够回家与家人团圆。这是迫害。这场针对委内瑞拉的战争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正在等待爱德华多·斯泰因先生的来访，这将在本周进行。我们还在等待我们的朋友米歇尔·巴切莱特前总统的来访。

关于暴力，你们在这里是说独裁政权镇压和杀害人民。请研究委内瑞拉过去几年的历史。2002年，反对派进行叛乱游行，他们杀人，发动并促成了政变。也使用了狙击手。看看最近几天有多少人死于真正和平的示威。谁杀了他们？委内瑞拉司法和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调查这些事件。司法机关拥有主权，不需要任何独立机构的干预。我们将公布每一个死者的真相，因为在委内瑞拉，我们相互尊重。你们中支持1月23日政变的人预计加拉加斯街头会发生悲剧和流血事件，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已经采取了措施；尽管有12或13人一伙的群体夜间在人口稠密的加拉加斯地区外出抢劫和破坏私人财产，但我们防止了2002年4月11日、2014年和2017年发生的悲剧重演，当时，由今天在座的一些国家资助的委内瑞拉反对派的极端分子走上街头，试图通过暴民力量先是要推翻查韦斯总统，后来要推翻马杜罗总统。

我们支持对话倡议，正如我们支持多米尼加共和国早先的倡议一样。我们支持墨西哥、乌拉圭和加勒比共同体表示希望委内瑞拉人在他们的协助下坐在一起，找到自己的出路，而不是接受强加的出路。没有人可为我们设定截止日期，也没有人可告诉我们是否会有选举。任何决定都将由委内瑞拉人做出，由反对派和政府成员坐在会议桌旁做出决定。

1月22日，全国代表会议主席迪奥斯达多·卡韦略会见了胡安·瓜伊多代表，以建立对话渠道。当时达成了妥协，然后瓜伊多先生前些天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毕竟，他承受着压力——来自彭斯和特朗普的推特以及来自他的支持者的所有压力。他们

想要什么，在委内瑞拉发动内战？他们不会成功。当美国总统面临国内问题时，他们有时会宣战。特朗普总统已经后悔他曾说过，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日子过得更好，利比亚在穆阿迈尔·卡扎菲领导下日子过得更好——他们残忍地推翻和暗杀了这两人，当时的国务卿对此窃窃自喜。当今世界不允许野蛮行为和武力。美国甚至要从叙利亚撤军；它现在会在拉丁美洲寻求打一场战争吗？委内瑞拉是特朗普的战争奖杯吗？我们不会给唐纳德·特朗普一场委内瑞拉战争。尽管在座的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寻求战争，委内瑞拉仍将实现和平、稳定和谅解。

关于欧洲试图给我们规定的最后期限，我们回顾1818年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以及他与美国一名官员发生的第一次争执。请记住，美国并不支持我们一些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它本身已经获得了独立，赢得了一场对大英帝国的战争。但是，当南美洲的殖民地与西班牙帝国对抗时，美国宣布自己是中立的。这不是很有趣吗？后来，他们不仅宣称自己是中立的，而且实际上还秘密地帮助了西班牙保皇派。在此类秘密支持的一个例子中，在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他们违反了当时的国家总统西蒙·玻利瓦尔合法政府的法令，载有弹药和供应品的美国船只遭到拦截，导致一场争端。最终，“解放者”告诉美国特工欧文，如果全世界都冒犯了委内瑞拉，无论它是与西班牙还是与全世界作战，这对委内瑞拉都没有任何影响。我们今天再次采取同样的立场。幸运的是，我们有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安理会这里仗义执言。然而，无论谁冒犯委内瑞拉，都会发现委内瑞拉人民——与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社区委员会、“人民权力”团体和武装部队一起——随时准备捍卫我们的主权和完整。

最后，请允许我宣读我准备好的发言稿，并提及我国《宪法》中的一项条款。已经有人作出了一项尝试，当然是在华盛顿特区实验室里秘密策划的，试图给一个名字在委内瑞拉刚刚为人所知的人的自我任命披上宪法的外衣，就连巴拉圭总统前几天还不能准确地念出他的姓氏。因此，请允许我读一下我国《宪法》第233条的内容。

> “共和国总统将在出现下列情况时永久无法任职：死亡；请辞；被最高法院解职；由最高法院所指定医学小组鉴定并经国民议会认定身体和精神上永久丧失行使职权能力；由国民议会正式宣布放弃职位；以及通过全民投票罢免。”

如果委内瑞拉人民不满意的话，将在中期举行罢免公投；这是2004年乌戈·查韦斯统帅出现的情况，他被留任。

> “当选总统在就职前永久无法任职时，新的普选和直接投票应在30天内举行。在新总统当选和就职之前，国民议会议长应代行共和国总统职务。”

委内瑞拉不是举行了就职典礼吗？难道没有选举吗？

委内瑞拉拥有五个合法的权力机构，如果其中一个机构，如国民议会存在差异，那就去其它机构。去最高法院。可是，怎么能够由于一个副手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世界各国政府就予以承认？而这些可是人们认真对待的政府，其各部法律部门维护《联合国宪章》并熟悉各国宪法。这样做无异于让法治屈服于武力，这对人类是危险的。我们今天在联合国这里必须制止这种情况。

我认为我的概述已经足够了。对于正在聆听我们发言的委内瑞拉人民，我们要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委内瑞拉并不孤独，这一事实在本次会议上将继续得到证明，如同在其它国际组织中，包括在委内瑞拉担任主席的不结盟国家运动中。委内瑞拉并不孤独，因为它坚持其《宪法》和《联合国宪章》。

我们将继续走我们的民主道路。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强加给我们任何决定或命令。副秘书长迪卡

洛本人说，这位副手宣布自己为总统，可是这部《宪法》中何处提到自我宣布？我请在座各位在《宪法》中找找并展示给我看，然后我们可以就此进行辩论。我们代表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国家当局、人民、“人民权力”团体、以及各社区和社区委员会，坚持认为，如《宪法》所述，委内瑞拉是不可逆转的自由和独立国家，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不能决定我国的命运或我国应采取的步骤。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艾布拉姆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本不打算发言，但在我看来，对以委内瑞拉政权名义所作的发言作出回应是值得的，而且也确实是必要的。我不能一一回应在这里针对每个国家所作的每一次攻击，例如把这里许多国家称为卫星国家的侮辱。事实上，令人感兴趣的是，前一位发言者攻击或批评的每一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每一个被批评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正是这一系列侮辱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这里就有一个卫星国家，那就是委内瑞拉，它已不幸地沦为古巴和俄罗斯的卫星。

委内瑞拉政权及其发言人躲在委内瑞拉的法律和宪法后面，同时监禁反对派，阻止自由选举，杀害像费尔南多·阿尔班这样的民主人士。这与外国对委内瑞拉的干预无关。这并不是企图将结果强加于委内瑞拉人民。民主从来不需要强加。强加的必然是暴政。安全理事会这次讨论的是委内瑞拉人民以民主方式指导自己的内政和选择本国未来的权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本来也不打算再次发言。然而，美国代表以及他所代表的圈子的回应迫使我再次发言。

供安全理事会成员参考一下，俄罗斯与美国不同，没有卫星。委内瑞拉不是俄罗斯的卫星，古巴也不是。我们甚至没有使用这种术语。它不存在于我们的外交政策或外交中。

美国代表可能感到惊讶的是，当我们在安全理事会讨论某些问题时，我们从未试图强迫任何国家按照我们的意愿或按照我们的利益行事。我们始终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无论它是安全理事会成员与否，我们始终尊重它的意见和政策。如果它的政策或观点与我们的政策或观点相一致，我们感到高兴。如果不是，我们也尊重联合国每个会员国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的权利，以及奉行自己的外交政策的主权权利。

不幸的是，有许多事例表明，美国代表所代表的国家不仅利用其卫星国家来推进自己的利益，而且实际上也迫使它们与其保持一致。因此，我不会建议他去讨论谁有卫星，谁没有卫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委内瑞拉人民政权外交部长作进一步发言。

阿雷亚萨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关于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先生的发言，有些发言者有时难以凭借道义权威发言，特别是鉴于他们的背景和前科。他在许多棘手案件的谈判中虽展现了自身的能力，却因在拉丁美洲实施的这种干涉——伊朗门事件以及与里奥斯·蒙特等独裁者沆瀣一气——而受到审判和赦免。换言之，也许，这样的言辞更适合另一代发言者。

无论如何，委内瑞拉每天都受到侮辱，包括使用“独裁”、“恶政”、“酷刑”、“刽子手”、“腐败”、“贩毒者”等字眼进行的侮辱。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何要这样侮辱我们？对委内瑞拉而言，这些侮辱已成家常便饭。所幸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已重新开门，此时此刻，我认为它除了将注意力集中于委内瑞拉外，别无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们庆幸的是，该国政府终于重新开门，因为它将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蓬佩奥先生不想留下来听取我们的发言。遗憾的是，他退离了会场。我们在此明确表示，马杜罗

总统也已明确表示，我们打算与特朗普总统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公开的沟通和对话。这也是我们自查韦斯总司令1999年2月2日掌权以及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执政后的第一天起就设法要做的事情。我们主动表示进行对话，但得到的回应却是封锁、迫害、制裁、暴力、侵略、侮辱、干涉，现在又有人策动了这场政变。然而，这一渠道依然开放，我们可以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对话，彼此以礼相待，正如我们都必须遵守的《联合国宪章》所指出的那样。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发言。

特鲁希略·加西亚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赞扬高级别当局今天出席会议，并感谢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通报情况。主席先生，我也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讨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局势。

首先，请允许我欣然指出，在临时总统胡安·瓜伊多和国民议会的领导下，在振奋人心的民主政治力量以及向公民发起的广泛而雄辩动员的推动下，我们的兄弟国家正在1月23日开始的这一新阶段中开展过渡进程和重建宪政秩序。哥伦比亚请求在本次会议上发言，同委内瑞拉人民一道发出正义的呼吁，并且表示，我国坚定、果断地支持委内瑞拉临时总统胡安·瓜伊多和2015年12月6日胜选后执政的国民议会的立法权限。因此，我们的行动表明，我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和《美洲民主宪章》签署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值得回顾的是，当违规行为阻碍民主进程时，这种职责迫使我们在所述法律框架内采取行动，委内瑞拉的情形就是如此，原因是2018年5月开展了缺乏合法性的选举进程。出于同样的原因，哥伦比亚与本半球的其他民主国家一道，在利马集团的框架内采取行动，作出了政治决定，要坚定地致力于使我国政府在伊万·杜克·马克斯总统的领导下，支持创造条件，使兄弟的委内瑞拉人民能够再次过上民主和自由的生活。

委内瑞拉的独裁政权对本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同时违反国际法，特别是美洲的法律。作为委内瑞拉的一个邻国，哥伦比亚尝过其苦果，并深受其害。同一独裁政权侵占了哥伦比亚实业家拥有合法利益的财产，几近摧毁了对两国来说互利双赢的商业交流，庇护侵犯哥伦比亚公民权利和危及其生命、财产、安全和福祉的恐怖主义团体。

独裁政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行动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之严重，竟导致350多万人出逃，这些人走投无路，绝望地背井离乡，寻求和平和机会。哥伦比亚的能力和资源虽有限，但本着负责任、休戚与共和怀有人道主义责任感的精神，我国仍欣然接纳来自委内瑞拉的100多万移民。因此，我们将继续积极制定区域和全球对策，妥当处理移民危机。

在当前局势中，促使我们在人道主义方面向前迈进的动力是，确保在临时总统胡安·瓜伊多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促使重新打开独裁政权关闭的大门之后，能够将援助送达有需要者的手中。国际民主社会负有道义和政治义务，毫不犹豫、毫不拖延地在外交和政治上动员支持一个正在争取重获自由和繁荣权利的民族所做的努力。

伊万·杜克·马克斯总统曾经表示，我国同委内瑞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哥伦比亚前来参加安全理事会本次历史性的会议，十分恭敬但又热切地向国际社会提出的请求是：支持结束篡权行为，启动过渡进程，在临时总统瓜伊多的领导下举行自由、透明的选举，并提供一切保障。哥伦比亚前来请求支持反对独裁政权用来搁置过渡进程、拖延时间和延长委内瑞拉人民痛苦的毫无诚意对话。哥伦比亚前来请求支持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前来请求国际社会尊重胡安·瓜伊多、国民议会议员、争取民主的人士以及所有致力于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委内瑞拉人的生命和完整。哥伦比亚前来请求国际社会更多成员与各国一道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情势，以便委内瑞拉发生的严重事件能够得到调查。哥伦比亚前来请求支持采取措施

保护以独裁和腐败手段没收的资产。哥伦比亚前来请求世界各地在政治上支持重新给那些看到美好未来光明前景的民众带来希望的事态发展。哥伦比亚前来请求支持迈向透明和安全无虞竞选的决定，从而使兄弟的委内瑞拉人民能够选择他们想要的政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尼加拉瓜总统部长级顾问发言。

奥基斯特·凯利先生（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尼加拉瓜参加今天的安全理事会会议，重申我国对和平的承诺，再次表示声援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及其合法当选总统、即我们的兄弟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先生。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认为，委内瑞拉绝然没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我们要求并极力主张尊重委内瑞拉人民的主权决定。

委内瑞拉人民已经行使了自己的主权权利，选举我们的兄弟尼古拉斯·马杜罗为其合法的宪法总统，不只是一届而是连续两届任期。我们必须回顾并且与国际社会分享的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曾把委内瑞拉的选举制度描述为世界上最佳的选举制度。我们回顾这一点，以免任何人对委内瑞拉过去20年来举行过的各次选举结果的准确性与透明度有所怀疑。顺便说一句，重要的是必须指出，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美洲没有哪国人民像委内瑞拉人民那样，如此多次行使自己的主权权利，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这给各国人民上了重要的一课，委内瑞拉人民教授的关于主权、社会公正以及民主的一课。

要求召开今天的会议显然是对国家内政的干涉，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与宗旨。美国关注并且坚持把委内瑞拉问题纳入安理会议程是对委内瑞拉内政的又一种形式的干涉与干预，其目的显然是要强行更换政府，通过政变来取代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的宪法政府。这些行为无助于具体适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和平的政治解决，因为他们才是应该在本国管辖权框架内行使自己主权与自决权利的人。

至关重要并且刻不容缓的是，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彻底终止违反国际法的政策，并且停止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威胁经济发展和阻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因而侵犯全体委内瑞拉人人权的各种单边经济胁迫措施。委内瑞拉局势的特点表现为：有人无耻地具体企图破坏不朽的总指挥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掀起的玻利瓦尔革命在卫生、教育、住房、减贫以及减少饥饿方面大力取得的社会成果。

任何情况均不应破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这个和平之区，这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各国元首与政府首脑2014年宣布的。为此，任何威胁或者军事入侵行为均不能接受，是卑劣的。我们的总指挥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总统对这个姊妹国家正在发生的情况做出如下有效总结：

> “如今，当它对委内瑞拉这样的人民和国家挑起敌对时，它就是在推行公开干预的干涉政策。我们看到的是某强国的傲慢态度和对国际法的不尊重，而历史已经表明，该国无法与国际法共存，不遵守国际法。它随心所欲地无视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采取单边行动，只是因为它仗着自己的权势决定这样做。”

委内瑞拉就是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委内瑞拉就是全世界，因为在委内瑞拉，在独立、主权以及国家平等基础上的不干预和多边秩序这些原则得到捍卫。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古巴代表发言。

罗德里格斯·卡梅霍夫人（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正在拉开拉美和加勒比持续遭受威胁的帷幕，这些威胁不符合2014年1月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二次首脑会议上各国元首与政府首脑签署的《宣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为和平区》

。该承诺包含：有义务充分遵守和维护《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的宗旨与原则；免于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它国的内政；以及坚持国家主权、权利平等以及人民自由自决的原则。

本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已宣布门罗主义具有效力，重新在该地区推广其帝国主义政策，尤其恶毒地威胁委内瑞拉，并且宣布所有备选均不排除在外。今天的该地区仿佛早期的一片广阔草原。一粒火种就可引发无法控制的大火，损害各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明确反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今天在安理会大厅所做的发言。我们遗憾地看到，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试图利用安全理事会，以使其反对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领导的宪法政府的国际运动合法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和平与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美国及其盟友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霸凌，此举公然违反人民的意愿，挑战委内瑞拉的体制框架，因为这些意愿已在2018年5月举行的委内瑞拉反对派自愿放弃参加的选举中得到表达。

我们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查韦斯和玻利瓦尔革命，支持委内瑞拉人民的军民团结及其由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宪法总统领导的合法的民主政府。我们强烈谴责企图通过政变来强加一个将为美国在委内瑞拉利益服务的政府和一再呼吁委内瑞拉军方加入此举的行为。对委内瑞拉的态度折射出我们各国人民的主权。支持我们姊妹国家决定其自身未来的合法权利就是捍卫所有人的尊严。

我们绝不能忘记其它企图，比如：2002年的军事政变和2003年的石油政变；美国咄咄逼人的行政命令把委内瑞拉描绘为对该超级大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非同寻常的威胁；单边惩戒措施；号召军事政变推翻委内瑞拉宪法政府；美国总统可能使用军队的警告；以及2018年8月4日企图刺杀马杜罗总统的行为。

一些国家的所作所为和美洲国家组织扮演的可耻角色代表着一种新的绝望的企图，即：实行一项已经失败的政权更迭政策，而委内瑞拉人民的顽强抵抗及其捍卫本国主权的决心已一再挫败该政策。我们重申坚定不移地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宗旨和原则、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武力以及不干涉各国内政。面对帝国主义的干预，委内瑞拉人民的主权意志将获胜。历史将会评判那些鼓励和承认此次政变的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代表发言。

比诺埃先生（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感谢迪卡洛副秘书长通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局势。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一直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非常密切地监测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最近的事态发展。同许多国家一样，我们也对我们这个加勒比邻国正在发生的事件深感关切和担忧。

我要非常明确地指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坚持并维护不干涉和不干预国家事务；尊重主权；坚持法治；以及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人权和民主等项基本原则。我们认识到因近期事件而愈演愈烈的委内瑞拉长期政治危机的复杂性，强调该国所有利益攸关方必须开展有意义的对话，以缓和有争议的冲突局势。

我们无疑生活在一个变幻莫测的年代，必须坚决反对一切通过背离持久和平与安全基础的强制措施、干预和干涉行为来加剧危险局势或改变民选领导人的企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历史上，以强凌弱的现象众所周知。军事干预和扶植独裁政府的行为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历史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这段历史臭名昭著，必须消除其遗留影响，这驱使西半球各国深恶痛绝地看待一切与其卷土重来相似的行为。在我们的加勒比次区域，我们目睹了迅猛的军事干预，同时依然清楚地意识到冷战代理人战争造成的对选举进程不请自来的非法干预。

我们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铭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仍然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2014年宣布的和平区。不要让委内瑞拉重演2002年4月11日在加拉加斯街头造成流血事件的系统性恐怖行为和未遂政变。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对今天召开本次会议感到遗憾，特别是在这个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的背景下。根据宪法，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有一位正式当选的总统，即尼古拉斯·马杜罗阁下，他于1月10日正式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西半球历史最悠久的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策划了一场对这位合法、正当的民选总统发动的不合情理的讨伐，其目的是单方面治外地建立一个平行的非民选总统政府，并扰乱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秩序和法治。

目前，美洲组织放弃了其仲裁者角色，实际上也放弃了它在西半球承担的包括化解委内瑞拉僵局的一切严肃的领导责任，这尤其是因它正在重演那段可悲的历史，成为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实现侵略和霸权野心的通道。幸好，该组织内的许多成员国没有完全放弃对话选项，也没有抛弃美洲组织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墨西哥和乌拉圭已有效地、更加直截了当地表示愿意调解这场政治危机，而加勒比共同体和欧洲联盟等区域集团则表示愿意进行斡旋，充当诚实的调解者，以促进各方对话并解决危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支持这些负责任的倡议。

我们明确申明，委内瑞拉不构成威胁，没有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即便该国政府一直遭受系统性的侵略运动。不可否认，该国面临着种种复杂挑战，必须通过民主手段，并在该国最高法即《宪法》范围内正面加以应对。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一如既往，随时准备建设性地协助我们亲爱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兄弟姐妹，并促成敌对力量之间和解。我们不能抛弃对话，因为它是多边外交的关键。历史告诉我们，拒绝对话往往是单边主义和战争的前兆，我们在本和平区无法赞同的一个选择。

我们要以本组织及其《宪章》的核心原则为指导。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布兰查德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加拿大欢迎有机会在安理会讨论委内瑞拉问题。鉴于这场日益恶化的危机十分严重，并对委内瑞拉人民和该区域安全与稳定造成严重影响，我们今天的讨论是及时的。

我们与包括美洲和美洲国家组织大多数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民主国家一道，坚决反对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非法掌权。2018年5月的总统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平；事实上，选举充满欺诈，因此马杜罗政权无权统治委内瑞拉。加拿大支持民主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和委内瑞拉的宪法秩序。

加拿大重申全力支持国民议会议长胡安·瓜伊多担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我们支持他承诺领导委内瑞拉举行自由公平的总统选举，邀请国际社会支持他的努力并尊重委内瑞拉宪法和民主机构。

加拿大看到本周有成千上万委内瑞拉人走上街头，有力而和平地展现了他们对民主的承诺。我们相信，通过委内瑞拉人民的领导作用和勇气，委内瑞拉危机将得到持久解决。

（*以法语发言*）

虽然国际社会组成了谴责尼古拉斯·马杜罗独裁统治的共同阵线，但我们绝不能忽视数百万委内瑞拉人的危急处境。他们正在遭受恐怖的践踏人权行为，并且由于经济和政治危机，他们无法满足自己最基本的需求，如获取食物、卫生服务和药品。任何人不应对人道主义局势的紧迫性无动于衷。

如果尼古拉斯·马杜罗对利马集团和国际社会的呼吁置若罔闻，也许他会聆听300多万逃离家园以寻求更好生活的委内瑞拉人，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

是为了生存而逃离。这次出走业已成为该地区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

许多人过境或居住在邻国，这些国家对我们的委内瑞拉兄弟姐妹表现出非凡的慷慨。加拿大表示声援、感谢和支持每个被迫接待数百，有时是数十万委内瑞拉人的国家。如果情况持续下去，估计到今年年底将有530万来自委内瑞拉的难民和移民。这种情况对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以英语发言）

岂能怀疑，到目前为止300多万难民的移动--这个数字的可能很快变成530万--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面对这场灾难，我们作为国际社会必须与民主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临时总统胡安·瓜伊多和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一致，寻求和平解决目前的危机。加拿大正是出于这一目标，采取了具体行动，对70名政权官员实施了针对性制裁，并与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巴拉圭和秘鲁一起将委内瑞拉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

加拿大也很高兴在渥太华主办利马集团的下一次会议。加拿大自豪地与委内瑞拉人站在一起。我们赞扬他们的勇气，并重申我们对民主、法治和人权普遍原则的坚定承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代表发言。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的风格。

我国代表团决定参加这次会议的动机是它信守国际法和人民自决原则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首先，我们要对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总统的政府和委内瑞拉人民表示声援。我们还要强调先前在本会议厅提到的一点。我们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宣布自己是一个和平区。

我们发言表示我们对今天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表示关切。本机构是要审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有关事项，而委内瑞拉绝不构成对该地区或世界的威胁。相反，正如在本会议厅所指出的那样，是委内瑞拉受到的侵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有责任避免本机构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化。因此，我们认为这种使我们注意联合国会员国国内局势的企图是荒谬的。相反，我们呼吁安理会成员国鼓励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建立本组织的基础，明确包括不干涉国家内政和尊重它们的主权。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用来操控这种局势的干预政策毫无助益，只会添乱。召开一次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会议只会削弱多边主义，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的努力。它侵蚀了预防性外交的动力，使各方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更加遥远，违反了国家平等的原则，以及对各国人民的意志和主权的承认。

许多委内瑞拉公民所经历的人道主义局势的主题已多次出现。我想就此发表两点意见。第一个关系到单方面制裁的非法性。国际框架明示，任何国家在安全理事会决议之外对另一国实施的任何制裁都是非法的。此外，那些实施单方面经济和金融制裁者声称正在提供一种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方法。请允许我读出美国国会研究所关于制裁情况的报告摘录。

（以英语发言）

> “分析人士担心，更严厉的制裁可能会加剧委内瑞拉艰难的人道主义局势，其特点是粮食和药品短缺，贫困加剧和大规模移民。许多委内瑞拉民间社会团体反对可能恶化人道主义状况的制裁。”

（以西班牙语发言）

如果我们要谈论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局势，那就让我们谈谈谁应该对此负责。让我们谈谈非法单边制裁的背后是谁。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那些要求举行这次会议的人的真正目的不是捍卫民主或人权；真正的目的是推动不稳定局势，并利用这些局势推动政权更迭和自然资源控制政策。动机有三。第一个当然是石油，在这次会议期间没有多谈。第二是地缘政治控制。第三是警告那些不向美国政策看齐的国家。

我想知道，在美国介入后哪个国家变得更好？难道我们没有在这个安理会中一再讨论伊拉克、叙利亚或利比亚遭受的严重负面后果？我重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已经宣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是一个和平区。真正的目的是恐吓那些明显拒绝其政策的民选政府，因为它们认为这些政策是对其人民的主权和自由决定的威胁。

最后，我们呼吁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重大责任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让自己以《宪章》及其原则以及其提供的框架为指导，以避免不确定性和对抗。相反，它们应该推动对话和和平调解的空间，以便能够实现持久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能有意识形态的差异，这是自然的。我们也可能有政治分歧。但我们对国际法的解释不应有差异。与单方面制裁是非法的一样，威胁也是非法的。威胁使用武力是非法的。干涉内政是非法的。如果我们从安全的等式中删除这些变数，那么我们可能会对委内瑞拉的局势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墨西哥和乌拉圭等国家提出的解决方案框架内。但是，我们不会在系统和广泛违反国际法准则中找到解决办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巴拉圭代表发言。

阿里奥拉·拉米雷斯先生（巴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让我发言并召开本次关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局势的公开会议。

巴拉圭共和国重申对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承诺，并对委内瑞拉法治、民主及尊重基本人权的崩溃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表示遗憾。

尼古拉斯·马迪罗·莫罗斯先生的新总统任期是非法选举进程的结果，该进程并未包括所有委内瑞拉政治行为者的参与，独立国际观察员也不在场，以及缺乏国际保障和民主、自由，公平及透明进程的标准。因此，巴拉圭政府是第一个在1月10日与尼古拉斯·马杜罗政权断绝外交关系的政府。

巴拉圭从一开始就一直谴责委内瑞拉政治、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局势恶化，并表示支持关于尼古拉斯·马杜罗政府在利马集团成员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协调下与组成反对派的各政治部门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的无数倡议、呼吁和努力。因此，我要强调，巴拉圭是去年9月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开始调查可能在委内瑞拉境内犯下的危害人类罪的六个国家之一。

巴拉圭今天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重申完全支持和承认2015年12月合法当选的国民议会。巴拉圭政府重申，它承认胡安·瓜伊多先生按照该姐妹国家的宪法规定担任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临时总统。我们相信，瓜伊多总统将在委内瑞拉宪法框架内开始所有政治行为者参与、得到必要的国际保障以及符合民主进程标准的委内瑞拉民主过渡进程，因此呼吁尽快举行新选举。

最后，我们敦促尼古拉斯·马杜罗政权避免一切暴力行为，并重申我们钦佩委内瑞拉人民的勇气以及无条件地声援和支持这一受苦受难的人民。巴拉圭将继续在所有多边论坛上倡导和平、民主地解决委内瑞拉危机。我们仍然坚定承诺继续努力在姐妹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全面恢复法治、民主和尊重人权。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苏里南代表发言。

斯威布夫人（苏里南）（*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们要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副秘书长的广泛通报。

正如本大陆和整个美洲的许多其它国家正在做的那样，苏里南政府非常关切地注视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局势。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令人不安，因为它们对该姐妹国家的稳定和安宁产生了消极影响，同时可能使该地区远离和平区的理想。

正如在其它论坛上所做的那样，苏里南重申其对国际法指导原则的坚定承诺，这些原则不仅载于《联合国宪章》和各种其它国际协定，而且也体现在本国《宪法》中。正如我国《宪法》所规定的那样，我国代表团的原则立场是寻求和平共处并在任何现有冲突-无论其性质为何，无论是国家冲突还是国际冲突-中诉诸对话，并维护国际公认的不干涉国家内政、不干预及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项原则。

因此，苏里南政府反对任何武装侵略、任何形式的政治或经济胁迫以及对其它国家内政的任何直接或间接干涉。此外，根据我国的原则立场，苏里南不能支持任何未按照各国宪法通过民主进程和程序选出的政府。必须尊重法治。

有鉴于此，苏里南政府重申承认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先生阁下为民主选举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关于委内瑞拉出现的内部冲突，苏里南呼吁进行包容性和有意义的对话。我们认为，这是实现持久和平解决，包括解决现有人道主义需求的唯一途径。我们恳请有关各方进行这种对话，并确实确保和维持整个美洲作为和平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欢迎组织本次会议以及罗斯玛丽·迪卡洛副秘书长的通报。

由于2018年5月20日的选举进程不符合被视为自由、民主和透明的要求，阿根廷同国际社会大部分成员一道拒绝承认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于1月10日开始的授权的合法性。1月10日，阿根廷宣布了针对马杜罗政权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禁止该政权高级官员入境，暂停执行外交和公务护照豁免签证协议，以及向银行和金融机构发出与委内瑞拉政府或由委内瑞拉国家拥有或控制的公司合作有风险的警告。

众所周知，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胡安·瓜伊多在1月23日委内瑞拉人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的背景下，根据委内瑞拉宪法就任临时总统。委内瑞拉人民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呼声一直是明确而有力的。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和其它许多国家一样承认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

1月24日，应阿根廷和其它国家的要求，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委内瑞拉最近的事态发展。经过审议，16个国家签署了一份声明，核可该国民议会的宪法权力，并承认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最近几天，一些国际行为者再次提出了对话倡议以克服这一危机。

阿根廷总是寄希望于对话。但是，为了有利于取得积极成果，对话需要有关各方的诚意。因此，阿根廷要指出，由于马杜罗缺乏参加对话的真正意愿，圣多明各对话进程失败了。因此，阿根廷发出警告，各种国际行为者真诚推动的对话倡议可能被马杜罗政权所操纵，使其成为拖延战术。

阿根廷认为，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该尽快为和平过渡到自由、民主和透明的选举提供支持。这是应对长期困扰委内瑞拉的严重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唯一途径。

时至2017年10月，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利马集团已经请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协助处理这场危机和委内瑞拉正在发生的继续侵犯人权的问题。这场危机的范围确实具有区域和全球性。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称，300万委

内瑞拉移民和难民已经因为这场严重影响其人权的政治、经济以及人道主义危机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这些人中现有240万滞留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阿根廷再次强烈谴责马杜罗政权对委内瑞拉人民的压迫行为。阿根廷共和国将继续谴责该国政权侵犯人权的行为，自我国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就职以来一直在这样做。基于该立场，阿根廷政府与其它国家一道，请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启动对该国发生危害人类罪指称的调查，并倡导根据《南方共同广场（南共市）、玻利维亚共和国和智利共和国民主承诺乌斯怀亚议定书》，暂停委内瑞拉在南共市的会籍。

最后，阿根廷认为，安全理事会应重申其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我们各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正在根据它面对美洲这场空前的复杂危机而采取行动的能力，来评估联合国自身的现实价值与有效性。安理会面对这场悲剧不能继续漠不关心，因为我们认为，这场悲剧的惨痛后果、特别是对委内瑞拉人民和该地区的后果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发言。

戈麦斯·卡马乔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作为一个在委内瑞拉拥有合法利益的姊妹国家，墨西哥感谢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我们参加今天的安全理事会会议。

墨西哥再次对委内瑞拉局势恶化表示关切，对近期事件导致生命损失感到遗憾。我们支持秘书长的声明与做法，即：所有相关行为体要减少紧张，尽其所能防止冲突升级，摒弃一切暴力。

我们必须竭尽一切倡导对话与和解、促进人权的渠道。墨西哥借此机会要求：找到和平与民主的办法，解决委内瑞拉面临的复杂局势。委内瑞拉人民必须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道路。

根据长期的外交传统，墨西哥相信，有关各方基于对话、包括《联合国宪章》第六章规定的各种备选，可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因此，墨西哥和乌拉圭两国政府提出一个新的包容各方、具有公信力并且充分遵守法治和尊重人权的谈判进程。我们重申，我们全力支持、致力于并且愿意一道努力，为委内瑞拉人民实现稳定、福祉以及和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厄瓜多尔代表发言。

加列戈斯·奇里沃加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兄弟国家委内瑞拉面临严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危机之际，举行本次安全理事会公开会议。我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副秘书长的通报。

厄瓜多尔重申，世界各国人民享有民主的权利，各国政府有义务倡导和捍卫民主。为此，我们赞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声明，在《委内瑞拉宪法》规范的框架内宣布：有必要更换总统。为此，厄瓜多尔共和国承认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

厄瓜多尔认可昨天阿根廷共和国代表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美洲国家组织发表的声明。本着这个立场，我们愿重申宪法赋予委内瑞拉民主选出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我们坚定支持为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已采取的行动，释放政治犯，冻结腐败的政府官员的资产，以及为支持恢复委内瑞拉民主与法治的平民和军官提供保障。

我国始终向委内瑞拉人民表示声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欢迎24万多委内瑞拉人来到我国境内，其中10万人已获得长期停留的签证，由此为迄今被迫移居海外的300万委内瑞拉人提供帮助。我们呼吁继续努力，经过和平过渡来帮助委内瑞拉回到民主的道路上，同时保护和保障民族的完整、行使和充分尊重其人权，特别是生命权、人身完整权以及个人自由权。厄瓜多尔希望，新的临时总统将在法律范围内尽快举行自由、透明和广泛接受国际监测的选举，从而开启该国民主繁荣与博爱的新纪元。

我想谈谈有人提到的公众对22岁的孕妇戴安娜死于其委内瑞拉情侣之手的反应。我们对此感到遗憾，但是，我想向委内瑞拉人民保证，我国人民视其为兄弟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如我先前所说的那样，24万多人现居住在我国，正在获得完全长期居留的过程之中。此外，数十万委内瑞拉人得以进入并且离开我国，我们为其提供了他们在本国得不到的医疗保健与支助。

4月份，厄瓜多尔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300万委内瑞拉兄弟姐妹移徙造成的问题，以找到解决本地区最严重人道主义问题的办法。只有通过对话与妥协，才能实现委内瑞拉危机的民主解决，而不能靠恐吓、酷刑与屠杀来强行解决。我们需要的是平静、远见以及睿智的全面政治解决，而不是陷入混乱，导致手无寸铁的无辜者受到杀手和国家人员的侵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巴多斯代表发言。

汤姆森女士（巴巴多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举行本次关于这个极其严重问题的会议。我也感谢迪卡洛副秘书长的通报。

1月24日，下列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伯利兹、多米尼克、牙买加、蒙特塞拉特、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同格林纳达和苏里南外长一道召开视频会议，发表了我今天有幸向安全理事会宣读的声明。该声明随后得到圭亚那共和国的认可。我现在逐字宣读该声明：

> “各国政府首脑密切关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这个加勒比邻国境内目前不如人意的局势。

他们对委内瑞拉人民的困境和最近事态发展所造成的日益动荡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此种局势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暴力、对抗、法律和秩序的崩溃以及该国人民更大的痛苦。

> “政府首脑重申其不干涉和不干预国家事务、尊重主权、遵守法治以及尊重人权和民主等指导原则。
>
> “政府首脑重申，长期存在的政治危机因最近发生的事件而加剧，只有通过有意义的对话和外交才能和平解决这一危机。
>
> “在这方面，政府首脑表示愿意进行斡旋，促进所有各方之间的对话，以解决日益加深的危机。
>
> “政府首脑重申他们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所载原则的承诺，其中呼吁会员国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重申他们对《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二十一条所载原则的承诺，其中指出领土不可侵犯，他们强调加勒比继续保持和平区地位至关重要。
>
> “政府首脑呼吁外部力量不要采取任何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动，强调必须悬崖勒马，并呼吁国内外所有行为体避免采取使本已具有爆炸性的局势升级、损害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人民的利益、并可能对更广泛的区域产生深远的不利后果的行动。”

这就是1月24日发表的声明全文。加勒比各国政府首脑将继续酌情监测和处理这一非常严重的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智利代表发言。

斯科克尼克·塔皮亚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召开本次会议，以处理一个影响本区域的最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联合国的主要机关，如安全理事会发挥根本作用。我们还赞赏本区域各国部长出席会议，并赞赏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所作的通报。

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要素，智利支持民主政治制度，作为充分尊重所有人的基本权利的

适当框架。容忍、对话、机会平等、社会包容和凝聚力以及充分行使基本自由，这些价值观在实行法治、国家权力之间相互尊重和平衡以及公共机构有效运作的社会中最能得到保证。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民主文化是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是一项需要整个社会参与的任务。

不幸的是，今天委内瑞拉正遭受着深刻的民主体制危机，在独裁和压制性政府的统治下，其公民的生活条件和基本权利正在令人无法接受地恶化。

智利政府不承认去年在委内瑞拉举行的选举的合法性，选举的结果是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政府获得了新的任期。事情不仅如此。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宣布马杜罗担任总统是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作为唯一具有充分合法性的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根据委内瑞拉《宪法》，特别是第233条，决定任命胡安·瓜伊多为代理总统，其任务授权非常明确-举行自由、公正、民主、透明的选举，以恢复委内瑞拉的民主。

在这方面，智利与该区域许多其他国家一道，承认并公开表示完全支持国民议会议长胡安·瓜伊多先生，他已通过执行宪法准则成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理总统。

我们支持在委内瑞拉开始民主过渡进程，以尽快开展由所有政治行动体参加、有民主进程所需的国际保障和标准的新选举。此外，我们谴责在委内瑞拉发生的暴力行为，我们敦促在政府过渡期间确保法治、个人基本权利和社会安宁。

因此，智利与美洲人权委员会一样，对利用国家惩罚权力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刑事起诉并使一些持不同政见者领导人丧失能力表示关切。在这方面，我们谨提及美洲人权委员会1月25日第1/2019号决议，其中规定对代理总统胡安·瓜伊多及其家人采取保护措施。

委内瑞拉问题的解决在于恢复真正的民主价值观。这意味着释放政治犯，恢复和尊重所有委内瑞拉人的自由和人权，开辟一条人道主义走廊，以帮助缓解由于缺乏粮食和药品而造成的危机，当然，还要果断地走向委内瑞拉的全面民主。

最后，我要说，智利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迅速、充分承认胡安·瓜伊多总统，并支持他的宪法计划，该计划寻求在委内瑞拉举行选举和恢复民主。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维埃拉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1月23日，委内瑞拉目睹了非同寻常的事件。根据委内瑞拉《宪法》，并经最高法院批准，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胡安·瓜伊多先生就任委内瑞拉代理总统。在同一天，空前众多的人走上街头举行和平示威，要求在委内瑞拉实行变革，这一事实突出表明了我们所目睹事件的重大性质。

胡安·瓜伊多宣布这一决定几分钟后，巴西与其他许多致力于尊重委内瑞拉法治、合法性和民主过渡的国家一道，立即承认他为该国代理总统。这种协调一致的行动不是一个考虑不周或不负责任的突然决定。这是一项集体谅解的结果，即我们需要支持委内瑞拉《宪法》及其合法机构。这也是旨在帮助委内瑞拉及其人民的长期外交对话和行动的结果。

甚至在博索纳罗总统于1月1日在巴西就职之前，委内瑞拉就已经是他及其团队的优先事项。我国外交部长埃内斯托·阿劳若先生的第一次出访是参加利马集团的一次会议，以表明巴西坚定地致力于带头并与其他伙伴合作，发表非常明确和有力的声明，支持国民议会和最高法院推动委内瑞拉的民主过渡和紧急变革。

自第一天起，巴西还同委内瑞拉的民主反对派成员及其合法机构的代表进行了长期接触，以便为民主过渡进程作出贡献。因此，1月23日只是委内瑞拉寻求重生努力中的一个新阶段，虽然是一个基本阶段。我们已经开始与代总统合作，尽力帮助他完成委内瑞拉人民期待他完成的任务。

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和今天在座的所有会员国应处理委内瑞拉局势，不仅因为该局势可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真实、直接的风险，而且还因为该局势要求集体紧急行动。

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日益恶化并非新鲜事，近年来一直令巴西政府和其他地区国家深为关切。委内瑞拉局势是独裁政权不惜牺牲人民以继续掌权的产物。面对不可持续的饥饿、匮乏、暴政、混乱和不安全局面，许多委内瑞拉人被迫逃离国家。他们受到巴西和该地区内外其他国家的热情欢迎，但我相信他们宁愿与家人一起留在国内。

委内瑞拉的代议制民主，特别是三权分离早已消失。直到最近，它仍是一个警察国家，有数百名政治犯锒铛入狱，反对派人士，包括被国家拘押的反对派人士被暗杀。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独立媒体被钳制、委内瑞拉人失去知情权的环境下发生的。

马杜罗政权制造了一场空前严重、难以评估和比较的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已下降逾35％。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委内瑞拉恶性通货膨胀率严重加剧，2018年估计高达1300000%。世界银行估计，委内瑞拉所拥有的国际储备金约为90亿美元，而该国2018年的外债可能高达1400亿美元，即2017年的三倍。

安全理事会必须切实认清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委内瑞拉及其人民不仅遭到一个残暴腐败的独裁政权的压制，而且还处于一个与有组织犯罪、贩毒、洗钱和恐怖组织有联系的政权的统治之下。这种组合危害大，给委内瑞拉和我们所有国家带来风险，将对和平与安全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

因此，我们有义务促进委内瑞拉迅速和全面恢复代议制民主和法治，使委内瑞拉人能够开辟一条新道路。巴西认识到，没有不断增加的国际压力和国际援助，上述情况不会发生。

我们不要幼稚。长期掌握该国政权的人逍遥自在，如果我们不施加集体压力，他们将继续相信他们可以进一步制造动乱。鉴于每个国家的监管方式和与委内瑞拉的具体关系情况不同，这种压力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但必须不断增加压力。巴西和其他许多国家已经采取行动，并将继续朝同样方向努力。

我谨回顾，2017年8月，在得出委内瑞拉民主秩序已遭到破坏的结论之后，巴西和本集团其他伙伴启动了《南共市、玻利维亚共和国和智利共和国民主承诺乌斯怀亚议定书》，并决定暂停委内瑞拉作为缔约国的所有权利与义务。

随后，巴西政府认定，委内瑞拉2018年5月20日选举完全非法。这些选举并未包括该国所有政治行为体，也不符合程序自由、公平和透明所需最低保障和标准。而且没有独立的国际观察员。因此，1月4日，巴西与利马集团成员国一道发表声明，认为1月10日开始的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任期是非法的。巴西政府和利马集团成员国承认2015年12月6日合法当选的国民议会为委内瑞拉唯一经民主选举产生的立宪机构。下一个必要步骤是承认瓜伊多总统并开始与其合作。今天，我们在此重申我们的立场，并寻求其他会员国的支持。

有些国家尚未承认瓜伊多并主张与旧政权对话。巴西支持与瓜伊多代总统和委内瑞拉民主反对派对话，但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帮凶对话。我们完全了解马杜罗对对话的理解。对他来说，这只是争取时间、继续压迫委内瑞拉人民，以及使委内瑞拉分崩离析的又一个机会。

唯一可能的对话是将加快已经开始的民主过渡进程的对话，即与瓜伊多和所有致力于民主及委内瑞拉和该国人民利益各方的对话。

巴西相信，只有迅速和充分恢复民主和尊重人权，才有可能解决我国北方邻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巴西将在政治和经济上全力支持过渡进程，以便委内瑞拉恢复民主与社会和平。巴西相信，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成员也将这样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乌拉圭代表发言。

罗塞利·弗列里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部长先生，我非常感谢你今天上午主持本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我也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简明扼要、非常全面的通报。

首先，我谨重申乌拉圭先前表明的立场，即委内瑞拉问题不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而且安理会不是审议该兄弟国家局势的最适当机构。

同样，乌拉圭重申《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区域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其中指出：

> “缔结此项办法或设立此项机关之联合国会员国，将地方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以前，应依该项区域办法，或由该项区域机关，力求和平解决。”

乌拉圭政府一直十分密切关注委内瑞拉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的演变，并再次重申，对委内瑞拉人民而言，加深该国在国际上的孤立是最糟糕的解决办法。本着这一精神，几天前乌拉圭政府与墨西哥政府一起呼吁该国国内外所有有关各方缓解紧张局势，避免任何暴力升级。根据国际法原则，两国政府敦促所有利益攸关方寻求和平与民主的办法解决委内瑞拉复杂的局势，并建议展开新一轮充分尊重法治和人权的包容可信的谈判。两国政府重申完全支持、充分致力于及愿意共同努力促进稳定和委内瑞拉人民的福祉及其国家和平。

但是，若不通过一个包括有政府、所有各政治派别和民间社会行为体参加的广泛和全面包容的对话进程在各利益攸关方之间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委内瑞拉就既不会有稳定也不会有和平。对话不是一连串独白，而是需要倾听对方，理解对方的观点，寻求理解。乌拉圭政府再次敦促有关各方坚持这条道路，最严格地尊重人权，并顾及委内瑞拉全体人民的合法利益。

最后，我谨强调拉丁美洲国家应对委内瑞拉公民大规模迁移这一可悲现象的态度：开放我们的大门和社会，而不是在边境拒绝移民或建墙。乌拉圭坚决重申，我们决心维护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并加强各国的民主和法律平等。同样，无论情况如何，乌拉圭在任何状况下都不会支持对本区域任何国家进行武装干预，这不是解决内部危机的所谓办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哥斯达黎加代表发言。

卡拉索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说句题外话，正如我之前提到，我的一部分中等教育是在委内瑞拉完成的。

民主国家的主权意志体现在自由、公开和可核查的选举进程中。正如哥斯达黎加已经多次指出，2018年5月20日在委内瑞拉开展的选举进程缺乏合法性，因为它没有得到委内瑞拉所有政治行为体的参与，没有独立国际观察员在场，也不包含被视为民主、自由、公平和透明进程所需的国际保障和标准。因此，哥斯达黎加今天重申，我国不承认1月10日开始掌权的政府的合法性。

委内瑞拉人民被剥夺了民主能力，但他们于1月23日再次证明了对和平与和解的渴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哥斯达黎加赞同委内瑞拉国民议会采取的过渡行动。哥斯达黎加支持根据国际标准，并在《委内瑞拉宪法》规定的期限内，采取措施推动举行自由、公正和透明的选举。

哥斯达黎加致力于促进民主和法治，并认识到必须根据国际法尊重各地的人权，因此，我国积极与国际社会一道，呼吁尽一切努力尽快恢复委内瑞拉的宪法秩序，恢复通往和平、民主与重建繁荣的道路，造福于该国居民。我们重申，解决危机的任何办法都必须由委内瑞拉人自己提出，并通过和平手段和包容各方的对话来实现。

哥斯达黎加将继续关注委内瑞拉的事态发展，以制止对委内瑞拉民众人权的严重、持续侵犯，并

使民主和法治迅速恢复，这要成为现实，而不仅仅是一个愿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多米尼克代表发言。

班尼斯-罗伯茨女士（多米尼克）（*以英语发言*）：多米尼克国政府谨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近期事态发展以及这些事件令人担忧的后果深表关切。多米尼克国坚决支持不干涉任何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

5月20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根据《宪法》举行了选举。选举结果是，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再次正式当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多米尼克国政府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充分尊重任何主权国家人民通过选举进程行使意愿。多米尼克国政府按照关于正式选举结果的公认标准，接受选举结果，并承认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获得连任的政府。

多米尼克国感到关切的是，一些国家表示支持委内瑞拉过渡政府，并宣布尼古拉斯·马杜罗政府不具合法性。我们要正式反对这一立场。承认选举进程以外的一个自行宣布成立的政府，这显然违背人民的意愿。委内瑞拉不得存在平行政府。

这种承认并没有重申委内瑞拉人民享有和平与民主的权利；它反而打开了混乱和内乱的大门。相反，国际社会应努力帮助建设和平，促进和解，并帮助寻求不会导致流血的解决办法。

我们坚持认为，为了和平解决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局势，各方必须进行对话。多米尼克国已准备好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开展斡旋，协助这方面的工作。因此，我们敦促会员国小心行事，谨慎为先。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萨尔瓦多代表发言。

埃斯卡兰特·阿斯本先生（萨尔瓦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认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不论哪个国家成为安全理事会的讨论议题，都是一件憾事。对于安全理事会是否适合讨论项目X、Y或Z的问题，不管安全理事会成员有何看法——更重要的是，不管大会成员有何看法——我都持上述观点。

我知道我是今天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者，我也尊重每个人的周末时间，因此我尽量长话短说，开门见山。首先，我谨欢迎委内瑞拉的豪尔赫·阿雷亚萨部长出席会议。我们谨在这个论坛上再次重申我国当局之前提到过的一点，即我们对政治对抗的最新升级深表关切，它正在破坏我们兄弟国家委内瑞拉的稳定和发展。

我们再次表示，我们认为，委内瑞拉政府和其它政治力量的主要责任是寻求解决该国社会内部的任何问题或争端，同时必须依靠政治途径，并恢复讨论，以达成协议。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国际社会成员以及联合国创始成员，萨尔瓦多重申，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充分尊重不干涉、国家主权与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原则是解决委内瑞拉所面临任何困难和促进区域稳定的最佳途径，区域稳定对该区域各国人民的发展和福祉极为重要。

最后，我们重申萨尔瓦多政府支持那些致力于实现该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国家的外交举措，促进并希望推动寻求以政治与和平方式解决委内瑞拉的争端。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洪都拉斯代表发言。

弗洛雷斯女士（洪都拉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祝贺你召开关于委内瑞拉局势的这次及时的辩论会，以应对一场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最新发展情况，自2015年以来这场危机已导致300多万难民和移民离开委内瑞拉。那些留下来的人承受着面对冲突升级的风险，今天安全理事会成员应当防止冲突的升级，同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委内瑞拉民众。

在不干涉原则方面，《美洲民主宪章》确立了在民主政治体制进程突然或不正常中断时采取集

体行动的机制，以便迅速作出反应，捍卫民主。为此，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不承认尼古拉斯·马杜罗自1月10日起的新任期的合法性，并呼吁启动一个新的选举进程，以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美洲国家组织所有成员国应当根据国际法和国家立法，酌情采取外交、政治、经济和财政措施，为迅速恢复委内瑞拉的民主秩序作出贡献，并支持让人道主义援助得以运达的其它措施。

根据《委内瑞拉宪法》的授权，国民议会议长胡安·瓜伊多承担了委内瑞拉临时代理总统的职责，委内瑞拉公民对此表示大力支持，赢得了该区域各国、利马集团和国际社会的承认，它们支持民主，相信委内瑞拉很快就能启动一个可信的选举进程。

面对恢复宪法秩序的这些行动，紧张局势已加剧，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已得到适当报告。虽然《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涉及区域安排以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但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作出反应。由于我们整个区域及其全体人民受到委内瑞拉旷日持久的危机以及法治、稳定、安全及基本保障和自由等方面情况恶化的影响，我们促请安全理事会紧迫、认真地处理这一问题。

为了有利于我们的青年并确保子孙后代的繁荣，今天让我们改变否认和漠视需要我们联合国关心和关注的关键问题的文化，在充分尊重人权的情况下接受一种新的认真态度。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安提瓜和巴布达代表发言。

Webson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1月份对本机构的领导。我国安提瓜和巴布达对你作为安全理事会的小国在本月份的出色领导作用感到极为自豪。

我们不能，也没有人能够用严重之外的任何其它字眼来描述委内瑞拉局势。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的情况对我国和本区域非常重要。我们不会、也不想看到我们区域的和平区承诺破灭。

我们的世界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为实现或强加和平而对其它国家进行外部干涉导致这些国家和社会仍然处于不确定、混乱和动荡的状态，它们尚未找到和平。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尊重主权方面，《联合国宪章》是明确的。《宪章》还明确指出，会员国应避免以武力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任何单方面宣布支持一方的行动以及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内政施加不当和不受欢迎的影响，都只会破坏建设和平进程，这需要我们充分注意、紧迫关注和集中精力。

因此，我国政府反对任何干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政府内部事务的外部力量，也反对该国国内任何政治部门以宪政程序以外的方式夺取权力的任何企图，一切均应按照宪政程序进行。我们加勒比区域和我国政府经历了相对和平的时期。我们继续强调我们的和平区。在我们区域，我们促进兄弟情谊和姐妹关系，因此，如早些时候在此所指出，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和人民与加勒比共同体其他首脑的政府一起，继续参与促进对话与和平进程，这将使委内瑞拉政府恢复2018年5月选举赋予它的合法行动和职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巴拿马代表发言。

Quiel Murcia女士（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巴拿马共和国参加安全理事会本次紧急会议，再次对委内瑞拉正在经历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局势的严重性表示愈发严重的关切。在寻求和平与民主解决危机以及恢复民主秩序的过程中，巴拿马共和国政府明确承认国民议会议长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临时总统。既然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总统政府的合法任期已经结束，巴拿马支持和平民主过渡，这将导致举行所有政治行为体都平等参与的公平选举。我们

也反对任何限制委内瑞拉人民权利和委内瑞拉乃至整个地区安全的暴力或镇压行为。

基于这一愿景，巴拿马表示坚决支持为寻求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释放政治犯而采取的措施。我们还对人们在行使抗议权利时丧失生命深感遗憾，我们谴责一切表现形式的暴力行为，不论是何人犯下这种行为。

人们对委内瑞拉局势的关切是真实的，不能被解释为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因为委内瑞拉人持续不断地大规模越过边界，在我们各国寻求庇护。正如在本会议厅中所说的那样，官方报告表明，这是拉丁美洲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此类移民危机。区域机构在本次会议之前作出了许多努力，但没有成功，不过我们将继续努力，以期找到有利于委内瑞拉人民的和平解决办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古巴代表要求作进一步发言。我请她发言。

罗德里格斯·卡梅霍夫人（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再次要求发言，对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先生和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先生的诽谤性发言作出回应，我们断然拒绝他们的发言。

作为回应，我只想问蓬佩奥先生或他在本会议厅的代表，企图将几天前还无人听说过的一个非法总统强加给委内瑞拉人民，是华盛顿策划并推动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不是美国组织并立即承认2002年4月在委内瑞拉控制了几个小时、令许多人付出了生命代价的政变吗？多年来，难道不是美国政府使委内瑞拉遭受了一场无情的经济战争吗？这场经济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损害委内瑞拉人民的生活水平，限制他们的发展潜力，并引发苦难和社会不稳定。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应澄清，当玻利瓦尔政府和反对派代表准备批准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谈判协议时，美国政府是否蓄意破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达成谈判解决办法的努力。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还应澄清，如果该国不负责任的行为给委内瑞拉和整个区域造成严重的不稳定局势，导致民众受害，美国将采取何种态度，承担何种责任。

古巴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合作与团结——就如我们向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以及第三世界许多其他国家提供的合作与团结一样——致力于帮助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特别是对保健和教育的需要。本会议厅所有人、包括美国代表都知道这一点。本组织承认这一点，联合国系统许多专门机构也承认这一点。否认这一点，正如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今天上午所做的那样，是对事实的不尊重，这表明美国政府不尊重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

我再说一遍，蓬佩奥先生和艾布拉姆斯先生都在蓄意散布谎言，不承认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是一个自由、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可以自己做出决定。委内瑞拉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卫星国。它有自己的机构，该国人民以压倒性优势支持玻利瓦尔革命和查韦斯革命以及合法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

我们重申，对本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干涉主义、门罗主义的借尸还魂以及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欺凌，其公开的目的是实现政权更迭以及帝国主义掠夺地球上最大石油储备的意图。我们记得，是美国，而不是古巴，在拉丁美洲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组织了血腥政变。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而不是古巴政府，肆无忌惮地干涉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选举进程和内政。它试图以武力取代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并对其进行残酷的诽谤运动，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同时呼吁实施暴力和政变。

我建议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回顾一下历史。他决不能因为美利坚合众国试图通过再次援引过时、侵略性和危险的门罗主义和炮舰外交，将其帝国主义霸权强加于我们美洲而责怪他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人民政权外交部长要求作进一步发言。我请他发言。

阿雷亚萨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想对今天下午所说的一些话作出回应。

首先，我们在第一次发言中已经明确指出，我们之所以提到特朗普总统2018年在大会的发言，是谴责特朗普总统在体现多边主义和国际法的讲台上再次肯定门罗主义，门罗主义认为我们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和专属势力区。他在概述美国新的国家安全理论时重申了这一事实，这是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军事威胁。如果联合国不能通过其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谴责这种行为，那么，我就不明白在本组织中可以谴责什么行为。

由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委内瑞拉拥有三颗卫星——一颗用于电信，两颗用于地面观测。委内瑞拉衷心感谢古巴承诺向委内瑞拉人民提供医疗保健、教育和生活必需品，当时我们没有今天这样一支由医生和专业人员组成的队伍。由于古巴革命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司令、劳尔·卡斯特罗以及今天的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穆德斯，我们能够为我国人民提供福祉和幸福。

几个月前，8月4日，有人企图在一次公开活动中暗杀马杜罗·莫罗斯总统。来自哥伦比亚和迈阿密的一些人参与了这一暗杀未遂事件。其中有一名居住在美国的秘鲁记者声称，他参加了会议，并说他想购买更多的无人机，在一次纪念国民警卫队周年的活动中暗杀马杜罗总统、全体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以及委内瑞拉公共当局。

我们要求哥伦比亚和美国引渡对这起未遂暗杀事件负责的人。我们向他们提供了这些人的所在地：例如哥伦比亚的奇纳科塔市和美国的亚特兰大市。我们提供了他们名字，包括那些允许这些人、无人机和爆炸物通过的移民官员的名字。我们向他们提供了所有情况，但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相反，他们向袭击的幕后策划者提供了难民地位，这些人在实施袭击的人的供词中被揭露出来。我刚才提到的任何一件事在这里都没有得到讨论或谴责。

我们还想告诉哥伦比亚人民和当局，尽管他们侮辱我们，无视我们，拒绝与我们沟通，但马杜罗总统的玻利瓦尔革命将永远为哥伦比亚人民和机构所用，以实现该国的和平-该国是我们大陆上最后一次武装冲突的发生地，与可卡因等毒品的生产和出口有着直接联系。我们准备协助哥伦比亚在其所有谈判进程中实现持久和平。

美国在世界各地有800多个军事基地，在拉丁美洲有70个军事基地。我们一个也没有。我们的《宪法》-在座的每个人都提到这部宪法，说另一位总统可以非法宣誓就职-禁止我们拥有外国军事基地。我们有的是军事合作。十五六年前，美国切断了与我们的军事合作，但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向我们提供了军事合作，而保护我们的领土完整、保护我们的人民、保护我们的主权是我们的主权权利。我们不寻求攻击任何人，或使任何人处于危险之中。

20年来，委内瑞拉举行了25次选举。玻利瓦尔革命赢得了23次选举，在我们输掉的两次选举中，我们立即承认了失败。关于所采用的选举制度，2015年12月组织国民议会选举的选举当局并没有改变。现在有了更大的保障，因为应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要求，我们在去年选举马杜罗总统的选举制度中建立了更多的安全保障。

委内瑞拉反对派不能就任何一位候选人达成一致。他们向候选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不过还是有些人参加了。进行了合法的宪法选举，导致了广受欢迎的结果，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选举结果符合我们的《宪法》，推翻它将意味着嘲弄约1 000万选民的愿望。

委内瑞拉的移民问题被多次提及。正如我先前所说的那样，确实存在着移民，但其规模和程度并

不是我们被引导所相信的那样。我感谢那些接收委内瑞拉移民的国家，并请它们与我们分享信息，以便我们能够有效地证实他们的人数、他们在哪里、如何帮助他们以及如何执行我们的返回计划，使他们能够返回委内瑞拉。然而，目前正以口头方式给予数百万人难民地位。怎么会这样呢？谁说他们是难民？我们必须更严格地使用术语。

存在经济移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对委内瑞拉实行封锁和经济迫害的结果。也许邀请西班牙前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先生就委内瑞拉的对话进程、提供的选举保障以及本可保证和平的各方承诺为什么没有签署来作证，这应是个好主意。也许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为什么那些没有签署承诺的人现在是委内瑞拉政变的领导人。

承认未经宪法选举的政府是一项重大责任。正在造成伤害。正在犯下错误。各国正在进入国际法的一个新阶段，我们请它们反思。我们请欧洲反思。欧洲应该用它强加给我们的为期8天的最后通牒来反思。也许在8天内，欧洲可以学会尊重委内瑞拉《宪法》，支持在尊重委内瑞拉主权的框架内进行平等对话，这是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的。

曾有300名观察员。我要求委内瑞拉选举观察员向我们提供任何报告，说选举不诚实或投票机有问题。让我们进行一次以事实为基础的对话。让我们勤奋努力。这里的发言者似乎在遵循同样的脚本。有些人似乎被迫阅读口授给他们的东西，这是痛苦的。我们大陆兄弟国家的主权正在受到破坏。

正如我在大约两个小时前所说的那样，我认为我们还需要承认，厄瓜多尔政府拒绝向我们提供委内瑞拉移民返回所需的飞行许可，这些移民是为了逃避莱宁·莫雷诺·加尔塞斯总统对委内瑞拉人的迫害而到我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和外交使团避难的。尽管昨天没有得到批准（本来理应获准），今天上午没有得到批准，厄瓜多尔监察专员办公室进行了干预。最后，厄瓜多尔外交部给予了授权，我们可以接回我们的同胞。

委内瑞拉处于和平状态。在委内瑞拉挑起战争的企图没有成功。委内瑞拉将捍卫其主权并将始终利用对话。在委内瑞拉，人民、工人、工会、农民、地方议会和商人都赞成主权与和平。我们不允许任何政府或国家侵犯我们的主权或挑起战争。我们也不会为唐纳德·特朗普提供他似乎需要的发动战争的借口。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哥伦比亚外交部长要求再次发言。我请他发言。

特鲁西略·加西亚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想就特别提到的哥伦比亚国内局势作一简短发言。我只想借由此提供的机会再次感谢安全理事会一致支持秘书长提交的关于由哥伦比亚前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签署的《结束冲突和建设稳定持久和平的最终协议》执行进展情况的报告（S/2018/1159）。该报告得到了一致支持，我只是想借此机会感谢安全理事会对该报告的认可。

我还借此机会重申，哥伦比亚政府愿意遵守第1373（2001）号决议规定的反恐活动义务。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我请他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理解这一讨论已经拖延，我不想再作耽搁。这不是行使答辩权。我只想说一句我认为值得说的话。

正如我今天所提到的那样，美国蓬佩奥国务卿声称，美国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赞同，而马杜罗政权仅得到五个国家的支持，我列出了这些国家。我必须回复说，在聆听今天发言的国家代表发言时，我们数了一下，有11个拉丁美洲国家发言支持委内瑞拉合法政府，而发言表示反对的国家则有10个。巴巴多斯代表提到加勒比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其中强调不干涉国家内政、尊重主权和独

立。我甚至还没有在该问题上存在分歧的的安全理事会成员计算在内。

第一，这证实了我早些时候在蓬佩奥国务卿仍在本会议厅时所说的话，即他的立场在世上并未得到他所认为那么多的一致支持。我们认为，多数国家支持委内瑞拉主权、领土独立以及不干涉该国内政。

第二，我们今天正在看到的情况清楚地表明，美国及其盟国没能实现它们的目标。那么，举行本次会议的意义是什么？此举是有助益的，因为它向我们的美国同事展现了国际社会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正在发生情况的真实态度。

我们再次重申，让我们不要提升委内瑞拉问题上的紧张状况。让我们停止各种威胁和威胁对该国使用武力的做法。让我们搁置可笑的八天最后通牒。八天的特殊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不是七天或三十天？谁是那个想出八天方案的天才？让我们给委内瑞拉人一个机会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这样做，那就让我们帮助他们。但是，让我们不要试图成为他们路上的绊脚石。

我们欣见，墨西哥和乌拉圭主动进行斡旋，推动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进行对话。我们呼吁所有人秉持真诚和善意加入这一努力，而不要像今天有些人所表现的那样。

下午1时50分散会。